

鄭証因著

鳳城怪史

上海滙文書店印行



鳳城怪客

上集目次

- | | | | | | | | |
|-------|-------|-------|-------|-------|-------|-------|-------|
| 八 | 七 | 六 | 五 | 四 | 三 | 二 | 一 |
| 夜店劫囚 | 喬裝公差 | 調虎離山 | 懲奸偵訊 | 千里應援 | 綠野脫身 | 怪客索債 | 牢頭慘虐 |
| | | | | | | | |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36 0549B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五 | 六五 | 五三 | 四二 | 三二 | 二二 | 一一 | 一一 |

鳳城怪客

鄭證因著

一 牢頭慘虐

本書是白山雙俠的續集，前文敘至柳鵬飛未救成雲天柱，自己反遭逮捕，刑訊責傷之下，囚禁監牢，觸怒牢頭崔四，惡牢頭立刻招集手下舖頭，將柳鵬飛誘出囚籠，柳在全身刑具下被崔四猛摔於地，牢頭崔四，一把將柳鵬飛頭髮抓住，他一連就給了柳鵬飛臉上幾掌，柳鵬飛這才知道這是他誠心算計自己，無奈此時已經落在他們手中，只有任憑他們毒打了，口中仍然是高聲罵着，這柳鵬飛是傷上加傷，這個牢頭崔四喝叱着幾個舖頭們，把柳鵬飛拖起來，往外架，柳鵬飛竟被架到貼近死囚牢旁一座監房內。

這間屋子，完全是懲治獄中犯規犯人的地方，到了這裏就把柳鵬飛綁在一個木樁上，頭髮也被拴在一個鐵環子上，繃的很緊，此時柳鵬飛，知道這羣東西既敢這麼下手，自己只有死在他們手中了，那牢頭却在這時拿着一個短木棍，向柳鵬飛道：「你這種不識抬舉的東西，老子好心好意的照顧你，你和我翻臉，你打了官司誰害你的，這種地方是你發威的地方麼，這裏是要錢的地方，可是老子們知道你只有一條窮命，進得監牢，一字沒向你提，吃

人飯長得這麼大個子，你難道不懂得麼，現在就告訴你，你小子有骨頭，你就挺着，你多咎跟老子叫好聽的，低頭認罪，咱們算完，小子放心，死不了，你死了誰受罪，哥幾個把涼水槽子預備好了，我敲他。」

柳鵬飛那肯輸口，仍然在罵道：「你這萬惡的東西，你也是人，不是獸，我跟你們何冤何仇，你擺治我，你要是人生父母養的，趁早打發了二太爺，你若是叫我受活罪，你可估量着，我冤家對頭，全放在你一人身上，咱們沒完。」

這個牢頭崔四惡狠狠啐了柳鵬飛一口道：「小子你想偏了心，你這一輩子還想出去，小子你認母投胎趕二一趟去吧，黃老三，把小子中衣剝下來。」柳鵬飛是被他們臉向木樁擱上的，背朝外，想撞頭全不成，頭髮拴得很緊，只要一動，拔的頭髮根子出血，此時這個鋪頭把柳鵬飛的中衣褪下來，褪這件中衣時，柳鵬飛只有緊咬牙，因為臀部全被打傷，血和中衣全沾上了，他們是硬剝，這羣東西全是鐵打的心腸，毫無惻隱之心，那個牢頭崔四，却招呼着：「老三，把水盆子端來。」立刻另一個鋪頭，把一個盆子端過來，裏面是多半盆水，旁邊兩人，一個端着碗，裏面也是水，一個拿着一捲子草紙，已經燃着。

這個牢頭崔四，他立刻把這短木棍往水盆子裏沾了一下，口中還在招呼着：「小伙子，嘗嘗這是什麼味兒。」叭的一下，木棍打在柳鵬飛的下部，他打的可不重，決沒用多大力

氣，這一下柳鵬飛可受不了，想咬牙忍住，可是由不得自己，已經出了聲，好萬惡的東西，柳鵬飛四十大板的傷痕很重，他是專往傷處敲，任憑是鐵打的漢子，也禁不住，更萬惡的他這盆子水，竟全是鹽水，棍子往傷處一落，鹽水已經全滲進傷口處，這比用刀子扎還厲害，一連四五下，柳鵬飛就暈過去了，他們立刻用草紙的烟，向柳鵬飛的鼻孔晃，更用冷水向臉上噴，柳鵬飛此時沒有別的法子，只有罵得越發厲害，只有聽他一下把自己打死就完了。

工夫越大，不由得柳鵬飛已經出了虛汗，只這十幾木棍，柳鵬飛已經連死過三次，被他們擺弄的醒轉來，這個牢頭崔四，陰毒萬惡，他是非叫柳鵬飛告了饒，低了頭不可，眼看着柳鵬飛這條命就算完了，他們這種手段厲害，就是把柳鵬飛斃在這種非刑之下，他身上沒有別的傷，至於把他摔倒，磕碰的傷全不是致命處，柳鵬飛此時已經被他們懲治的奄奄一息，再想罵也喊不出來了。

就在這時忽然獄門外砰砰的一陣響，這府衙大獄的人多，有獄卒已向外面人答話，這個牢頭可立時住了手，因為這裏邊的事，是一眼睜一眼閉，他們一切事，雖是通同作弊，可也得顧忌着一點，牢頭崔四，遂把手中的木棍遞給一個舖頭，連水盆子，叫他端出去，這時有一名獄卒，往獄門那裏跑過來，向牢頭崔四招呼道：「崔頭，典獄吏黃老爺下來了，你還不趕緊把人弄回去，叫他看見算怎麼回事。」

這個崔四把嘴一撇，說道：「他來了又該怎麼樣，難道我怕他麼，他已經這就進來，現在把這傢伙送回去，顯得無私有弊，你們不用管，我會向他們交代。」這時獄門已開，那個典獄吏黃老爺竟隨着省城裏下來的兩個上差，劉德茂杜興另外還有一名差人，提着燈籠引路，他們一同走進大獄中。

典獄吏進得門來，就向獄卒問：「新收的那名犯人柳鵬飛押在那個籠內？」這時牢頭崔四，已經迎上前來，向典獄吏請安行着禮道：「老爺找那個新收的犯人麼，他在這邊了，剛關了事，好厲害的傢伙！他簡直要炸籠，我才把他收拾了，正想着去報告，黃老爺來了很好，你看應該怎麼辦，這小子窮凶極惡，一點規矩不懂，他竟敢動手行凶。」他說着話引領着往裏走。

後面跟隨的劉德茂，杜興，這兩個東西他們是什麼事全作過，並且當初也屢次的犯案，屢次的被捕，衙門口監牢裏的情形，兩個人是清清楚楚，劉德茂杜興彼此看了一眼，全帶着冷笑，劉德茂低聲向杜興道：「我說什麼來着，晚了一步吧？」杜興哼了一聲道：「叫他嘗嘗也好，省得路上也是麻煩，只要有活口在就成。」說話間已經來到死囚牢前，這間監房門口。

裏面雖有油燈不大亮，此時裏面只有一名鋪頭，別的人全躲開了，崔四頭一個走進裏

面，典獄吏一眼看到柳鵬飛被綁在木椿上，兩眼閉着，他十分吃驚，因為這股差事，還得提走，倘出差錯他這個典獄吏，可脫不掉的沉重，忙的向牢頭崔四喝叱道：「你這是怎麼回事，怎麼你差事越當越回了，這不是本衙門的犯人，省城裏要這個人，崔四你可估量着。」牢頭崔四是面不更色，冷然說道：「黃老爺，你不用這麼担驚害怕的，這是沒法子事，難道他作罷跑了，我們也看着他麼，這小子好厲害啊，我險些被他砸死。」典獄吏道：「崔四，在我面前少弄這一手，他動手你能給他上背鏢，你會沒有法子，非這麼懲治他不可，我是問你人怎麼樣？」

此時黑心劉德茂已經趕到木椿前，伸手向柳鵬飛的口鼻上試了試，他又發現柳鵬飛的內衣，雖是已經被他們提上，但是沒掖好，他親自把中衣褪下來看了看，見柳鵬飛臀上的傷處，還有些顫動，此時黑心劉德茂扭頭瞪了那個牢頭崔四一眼，遂招呼着道：「這位頭兒，你姓崔，請你趕緊把他解下來，招呼獄卒們把稻草多弄些來舖在地上，快着點，崔頭，現在咱們別儘講公事，少說廢話，彼此客氣一點，犯人我們得提走，你懂得麼？」崔四道：「沒有什麼，懂得。」

黑心劉德茂立刻把面色一沉，說道：「我們來到貴府，這是客情，地面上把我們要的人辦住了，我們承請，崔頭，你不必在我們面前弄那一套會懂得，你若是盡自拿公事在我們面

前塘塞，別說我們弟兄不懂情面，你是打算跟着到盛京走一趟麼，那很容易，你跟我們走到前面說去。」這一來，牢頭崔四立刻被黑心劉德茂鎮住，這就叫翻臉不認得人，並且他是盛京下來的上差，弄翻了，自己好體面一場官司，並且得吃極大的苦子。

他趕忙的陪着笑臉道：「二位上差多恩典我吧，獄中的情形，你老既然明白，對待犯人真是沒法，什麼人都有。」此時典獄吏也陪着笑臉的直說好話，黑心劉德茂這才把面色緩和下來，立刻把柳鵬飛從木樁上解下來，他們已經弄來兩捆乾草，舖在地上，劉德茂杜興一同照顧着招呼他們取熱水來，柳鵬飛不過是受傷過重，此時被他們放在軟草上，叫他斜着身子先跪在草上，免得再碰他的傷痕，把熱水給他灌了些下去，緩了緩，柳鵬飛已經哎喲出聲，立刻睜開眼，兩旁有人在架着他的兩臂，柳鵬飛糊裏糊塗的喝了這幾口水，心火往下壓了壓，喉嚨也潤了，睜開眼一看面前這幾個人，兩邊架他的人，柳鵬飛不禁又勾起憤怒，口中罵了聲：「好狗狼養的人，你們這麼擺治老子，我和你拚了！」可是兩邊的人，那再容他掙扎起來，柳鵬飛更看到劉德茂杜興也在面前，認定是他們主使牢頭這麼懲治自己，厲聲罵道：「劉德茂，杜興，你這兩個狼心狗肺的東西，二太爺當日虎頭灣饒了你們狗命，倒留了冤家，二太爺落在你們手中，小子們是人生父母養的，給你二太爺一刀，你們這麼擺治我，你們不是人類。」

那劉德茂他往後躲開兩三步，毫不動怒的道：「朋友，你氣不出，只管罵，使勁的罵，先出口氣，反正你說什麼，也得叫我們說話。」柳鵬飛罵了一陣，自己是不想活，爲得把他們罵極了，把自己料理了就完了，這種罪太不容易受了，可是任憑怎樣罵，劉德茂杜興不動怒，他們可也沒有那種譏諷自己的神色了，柳鵬飛狠聲說道：「姓劉的姓杜的，你們也是關東三省綠林道的人物，你們也要拿出些男子漢的血性來，你們究竟想把姓柳的怎樣，你想給那萬惡的活閻王金開甲報仇是不是？我已經落在你們手中，和姓柳的再結個鬼緣爽快的打發我不好麼，你們非把姓柳的零碎折磨死，只怕有人不容你吧。」

水上飄杜興道：「柳鵬飛，你現在可止罵了，你也該緩緩氣，現在你既然明自己已經落在我們手中，我勸你是好意，不必發威，朋友，到今夜我們看出來，你實在算一條好漢，好在你說我們是賊不是賊，這種事沒有人管，我們也不怕，你不必按別的心，你現在想動手，是給自己找苦吃，死不了，活罪不好受，何必呢，一刀之苦，咬咬牙就完了，誰會有那個橫勁，眼前你被人收拾了，你自己還不覺得麼，姓柳的咱們的事另說另講，我們若真想給姓金的報仇，早對付你了，不過是冤家路窄事情弄巧了，不過你另有冤家對頭，這種事我們也不知道，如今告訴你，你放不過我們，那是另一件事，現在你得順情順理的跟着我們走，柳鵬飛，你也是個闖江湖的漢子，尤其你是個硬漢，天大的官司，你還能掙一下，你爲什麼先受

這種死不了的活罪，你太傻了，現在咱們把一切事全擱下不提，你有一身本領，有一身功夫，雖是受了棒傷，也要不了命，何必先吃這種眼前的苦，我們要照顧你一下，你認爲是好心也好，認爲是惡意也好，你的官司在此處完不了，你就死了心吧，給你治傷，一路上提解走，不叫你吃虧吃苦子，你若是不願意，我們可就沒有別的法子了，只有任憑你，不只於這樣，我們把你看成一個沒出息的人，你行動坐立，全不能由着你了，兩條道由着你檢，爽快些，說痛快話，這裏邊沒有強迫，沒有哄騙，由着你說，還不成麼？」

柳鵬飛對於這兩個傢伙是恨不得立時把他們置之死地才解恨，只是自己此時完全落在他們人掌握之中，雖明知這個黑心劉德茂更是萬惡，他這是另有詭計，柳鵬飛把怒火往下按了按，自己也打定主意，既是這兩個人想利用自己，我何不也先利用他，容我緩過氣來，自己能夠逃就逃，逃不了也找機會把這兩個萬惡的東西弄死也稍出胸中惡氣，並且恩兄雲天柱是否也被捉進府衙，也要探聽出才好，不過一時先不能輸口，哼了一聲道：「劉德茂，杜興，別在二太爺面前弄這種假慈悲，我滿明白，落在你們手中，我就認了命，咱們有什麼事來世見，只請你給二太爺個痛快，落在江湖道中的朋友死活算不得什麼。」

劉德茂道：「柳鵬飛，咱們少說沒用的話，我倒也想弄死你，只是現在姓劉的已是和從前不同了，現在穿上這件官衣，官差由不了自己，我殺人一樣得賄命，柳鵬飛，現在我的話

說到這，絕不和你多費話，就是非得把你解走不可，領我們弟兄的人情，現在給你治傷敷藥，路上絕不難爲你，到了地方你一切事也就明白了，就是把你開了刀你先落個少受眼前罪，你若是不聽良言相勸，我們抖手一走，自有人提醒你，到那時，你一個身落法網的人也只好任人擺佈，諒你也逃不出手去，隨你的便吧。」

柳鵬飛道：「好，我就依着你的話，你可得告訴我，究竟把我解到那裏？那雲天柱現在何處？」水上飄杜興道：「柳鵬飛，你也是個江湖上的好漢，誰別難爲誰，現在任憑我們說什麼你也未必信，告訴你，把你解到盛京，雲天柱已經被捕入獄，他另有他的案情，你到了地方，只要實話實說，好在你身上又沒有多少條命案，你依然逃的出來，柳鵬飛這是衙門口，你也該明白，不是我們自己家裏，儘自麻煩可不成！」柳鵬飛道：「好吧，我倒願意到盛京走一遭，死也死在大地方。」

說話間黑心劉德茂，水上飄杜興立刻動手給柳鵬飛把棒傷全敷上藥，全給包紮好，更取來飲食，可是絕不敢給他卸銬子，只教他用手抓着吃，柳鵬飛到此時也算想開了，絕不再和他們糾纏，那個牢頭崔四，他可是始終不敢再往柳鵬飛近前來了，柳鵬飛進些飲食，精神也略微提起，那個典獄吏大約是也受到指示，他絕沒有一點老爺的架子，跟隨在劉德茂杜興身旁這麼照顧着，更把柳鵬飛安置在一個不那麼潮濕的囚籠中，不過他們監視得可嚴，時時的

注意着柳鵬飛的動靜，柳鵬飛這一夜倒能够安然睡去，趕到天亮，那個典獄吏早早過來看了看柳鵬飛，見柳鵬飛精神好轉，他才放了心，不大的工夫，劉德茂杜興到來，這兩人一派和顏悅色的向柳鵬飛示恩示惠，在外面看着真像好朋友，柳鵬飛心裏明白到此時也不便說穿，也給他們個裝傻。

劉德茂道：「柳鵬飛，咱們這就上路了，沒有別的，我給你把鐐墊上點，少受罪，柳鵬飛只好說謝謝你吧，這兩人親自動手，在鐐圈子裏邊，靠磨着的地方，把腿腕子上全給纏上布，這種事在監牢中就叫千金難買，給收拾好，更叫柳鵬飛走了兩步試了試，果然腿腕子上減少許多痛苦，跟着那大班頭張德祿到來，身邊帶着四個人，全是他手下得力的弟兄，他一到獄中立刻耀武揚威的向獄卒們擺起大班頭的架子來。

這時黑心劉德茂向張德祿道：「張頭前面預備好了麼，咱們該走了吧？」大班頭張德祿道：「府台那裏已升堂了，提這兩股差事往前面去。」柳鵬飛一聽知道解走的不是自己一人了，可是這時大班頭張德祿回頭招呼道：「拿過來。」旁邊一名差人立刻吧噠的扔過一副木狗子來，柳鵬飛一見，這種東西，不禁心驚胆寒，這種刑具看着他是木頭做的，比鐵鐐似乎輕鬆，那知這種東西最萬惡，只要給犯人帶上，連半步全邁不開，任憑你有天大本領也卸不下來，這種東西，只要給自己帶上，再想脫身勢比登天，並且一路上兩條腿也就廢了，這

時那大班頭張德祿却向黑心劉德茂道：「沒有別的，給他換上這個也該起解了。」

黑心劉德茂道：「張頭還用這個麼？」張德祿道：「路太遠，這種案情，不小心些，倘若出了事誰担得起。」黑心劉德茂道：「張頭，無論如何也要留一面，柳鵬飛也是個外場朋友，我們對他客氣些他不會不識相，張頭那兒不交朋友，這件事請張頭你高高手吧。」大班頭張德祿道：「只要劉老爺能担当，我是絕沒有什麼說的，只看他的了。」

黑心劉德茂轉身來向柳鵬飛道：「朋友你看見了，千斤担子姓劉的放在肩頭上了，你別教我劉德茂栽了跟頭哇。」柳鵬飛雖明知道黑心劉德茂這是在自己面前故意買好，示恩示惠，可是自己不能不顧他們的情了，關係着個人生死命運了，遂向劉德茂張德祿道：「二位這麼關照我柳鵬飛，我焉能那麼不懂朋友面子，姓柳的還識得好歹，我不至於教好朋友受了累。」張德祿道：「咱們一言一句，光棍一點就識，軸子棒打不悔，朋友，府台在堂上候着了，咱們走吧。」

二 怪客索債

立刻過來一名差人，牽着鐵練往前走，到籠道的轉角處，聽得另一條籠道中有腳鐐的響聲，從南邊籠道內被差人牽出一人，正是雲天柱，柳鵬飛竟自招呼道：「雲二哥，咱們不能

同生却能同死了！」雲天柱此時聽得呼聲，一回頭，見是柳鵬飛，心似刀扎，他想說話時，已被差人們喝叱着不教他開口，已走出監牢。柳鵬飛也被身邊的差人喝叱着，自己不便再開口，找他們的無趣，被帶出監牢之後，來到二堂，却令柳鵬飛在旁等候，堂上已把雲天柱帶上去照着公事得辦理完起解手續，叱下堂來。跟着堂上已有人在招呼着柳鵬飛的名字。

柳鵬飛上得堂來，不過是官家對付起被解走犯人的一篇鬼話，總是說犯人解到地方能逃得活命，若是囚禁在府，反沒有出頭的日子，案一天不結，就囚禁一天，十年八年全許拘囚下去。柳鵬飛是任憑府台去說，自己連聽全沒細聽，公事手續辦完之後，知府已招呼大班頭張德祿，問他公事辦好了沒有？張得祿道：「跟大人回話，公事一切齊備。」知府一揮手道：「起解。」

柳鵬飛道：「大人先等一等，犯人還有一點事請求。」知府道：「什麼事快着講，你可不要儘自麻煩。」柳鵬飛道：「犯人打了盜案的官司，銀錢衣物全可成了贓物，犯人全不要了，只是犯人有一只翠牌子，那是犯人家中傳代的東西，我死了也要把它帶走，昨天入獄時被牢頭崔四搜去，他說好了算給犯人收存，我幾時走他幾時給我，現在我已到了起解的時候，求大人恩典小民，把這件東西賞給犯人吧。」

知府帶怒說道：「柳鵬飛你不要胡言亂語，你的包裹凶器一樣不短，全交與他們給你帶

去交案，本府屬下，他們絕不敢作絲毫違法的事，翠牌子可是真個被牢頭拿去，自然要還你，你知道監牢中的犯人身邊什麼不許攜帶，退過一旁。」知府在堂上當着這麼些差弁不能再給那牢頭遮蓋了，他們的情形知府何常不知道，自己也有許多違法事落在他們眼內，好在柳鵬飛所說，不過是一件玩物不是銀錢衣物，教他拿出來申叱幾句遮掩耳目就完了，立刻打發一名差人到監獄中去傳喚牢頭崔四。

差人去了一刻竟自回來向府台報告道：「大人別信這強盜的話，他一入獄就要炸籠，任什麼沒動他的。」柳鵬飛一旁說道：「堂堂府衙，竟連一個牢頭全傳不到，只有我們打官司的該死了，我若想訛他，爲什麼不說他詐去我多少銀子，他不還我翠牌子，我寧可死在堂上也不走，你們只要強架我走，我可一頭碰死。」這時黑心劉德茂，水上飄杜興知道柳鵬飛是夜的氣不出，故意的找警撓，不過也不敢說定論沒有這件事，遂低聲向柳鵬飛勸道：「柳鵬飛，這點小事算了吧，咱們上路要緊。」

柳鵬飛把眼一瞪道：「別的事怎麼說怎麼辦，唯獨這件事你別管我，要不出翠牌子來找不走。」這時知府也有些動了怒，向那名差人道：「大胆的東西們，竟敢這麼勒索犯人的財物，把牢頭給我抓來，本府傳他竟敢不到，快着點。」差人吓的啞啞連聲的退下堂去，工夫不大，那個牢頭崔四垂頭喪氣的從後面跟着差人來到堂上，他趕忙向知府叩頭道：「下役給

大人叩頭。」知府把公案一拍道：「大胆的東西，本府屢次誥誡你們，不准你們向犯人勒索財物，你們依然敢這麼大胆，還不把柳鵬飛的翠牌子還給他，我非重辦你不可！」這時柳鵬飛身邊可有好幾個捕快們看着他。

那牢頭崔四忙說道：「大人這可是太冤枉下役了，我們還敢惹他，他簡直像凶神附體，大人只管把大獄中的所有人傳來一問，就知道真假了，下役天膽也不敢動他的東西，大人他分明是胡說，他身上若帶着這種怕磕怕碰的東西，過堂時也就早毀了。」

這時柳鵬飛却向堂上說道：「大人，他當着大人面前還敢這麼狡詐，這不是在他大襟裏掛着了麼！」他說着話，腳底下踏着鏢往前湊過來，當時一個猛勁，誰也想不到是真假，這二堂口沒有多大地方，這個牢頭他有虧心，一見柳鵬飛往他面前湊了，他剛要站起來躲避時，柳鵬飛突然把項上垂下來的鐵練子猛的從一名捕快手中奪出來雙手握住，一斜身，用足了力吧啦一下，這條鐵練照着牢頭崔四的頭上砸來，柳鵬飛還是真下狠手，那崔四一閃，但是他身軀沒站起來那躲的開，哎喲一聲，已經翻在地上，這還仗着他閃了一下，沒當時的斃命。

可是牽鐵練的捕快名叫陶成，猝不及防之下，他是沒抓住，不過他手底下倒是夠快的，一個蹀躞子脚蹶的一下把柳鵬飛也踹倒，柳鵬飛這一手辦的還真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嗆啷

噫，立刻各抽兵刃往上圍，恐怕柳鵬飛趁勢脫逃，知府也吓的站了起來，變顏變色，黑心劉德茂，杜興大班頭張得祿全圍上前來，張得祿首先把柳鵬飛的頭髮抓住，用刀攔在柳鵬飛的門上，口中在喝叱道：「你敢動，我先廢了你。」

柳鵬飛喘吁吁道：「張頭你不用這樣，我不會跑，我不弄死他，我離開了鳳城，我太冤枉了！我今生今世沒有再回鳳城的希望，我要報仇，我不親手毀了他，我情願領罪。」這時已經有別的差人去查看牢頭崔四的傷勢，他的傷可不輕，左半邊臉全傷了，簡直是揭下一層皮去，左耳也掃去一半，左肩左臂是傷筋動骨，此時知府見把犯人已經看住，不至脫逃，他稍微放了心，驚魂甫定之下，連連拍着公案道：「反了！反了！好個大膽匪徒，竟敢在公堂行凶，這真是窮凶極惡之徒了，押上來。」這裏大班頭張得祿跟捕快陶成把柳鵬飛架了上來，往堂上一跪，知府喝令伴作趕緊驗牢頭崔四的傷勢有沒有性命的危險，更拍着公案向柳鵬飛喝叱道：「匪徒你也太目無法紀了，你敢在本府面前行凶，你真是亡命徒，你破出一條狗命，你是什麼事全敢作了，我破出這個前程不要，我也得先懲治你，你認爲本府就真個不敢動你了，來呀！拉下去給我打！」

柳鵬飛忙的向兩旁差弁們說道：「朋友們先等一等。」跟着向上說道：「大人你先息怒，大人你也得容我說兩句話，大人若是還顧及天理人情，你容我分辯一下，再把我推出去

砍了，我絕不再喊半個字的冤枉。」知府道：「你還有什麼可講的？」柳鵬飛道：「自然有講的，請大人先不用給他驗，先給犯人驗驗傷。」柳鵬飛遂把昨夜獄中所遭受他們慘虐毒打的情形，若不是劉德茂，杜興趕到，自己當時就得死在他們手中，這種暗無天日的牢頭殘虐，犯人實難忍受並說：「犯人此番解走，這鳳城地面我絕不會再來，我這才把他騙上堂來，安心把他打死，爲一班獄中受罪的苦朋友們雪憤，犯人願意領罪，大人又何必折騰替他報復，我柳鵬飛願意死，沒有辯別，只管驗傷。」

這一來弄得知府無法下台，因爲省城下來兩個官差，他們一句話不肯答，知府反倒不敢認真追問了，這種情形分明是牢頭崔四毒打過他，不趕緊胡亂的把他打發走，自己非找到極大的難堪，這種地方知府可夠狡猾的了，竟自沈着面色道：「柳鵬飛我手下的差役果真有不法的情形，本府定然按律懲處，絕不饒恕他，只是他現在已經被你打得重傷之下，如何審訊。但是犯了罪有國法來處治他，你任意行凶也太已藐視國法了，現在急待起解，我也不再懲治你，你就等着併案辦理吧。」這個知府榮賢還是真個把公事上給柳鵬飛加了罪名。柳鵬飛是毫不介意，自己早把死生置之度外，這時把柳鵬飛帶下堂來，本府的大班頭張得祿道：「柳鵬飛你這樣任意行凶可真教我們對你存了戒心，你這是想給自己找苦子吃了，你是想坐囚車走，還是願意路上舒服些？這應該你自己揀一下了。」

柳鵬飛忙答道：「張老爺你的話我懂，姓柳的恩怨分明，你幹的是官差，那崔四過形高惡，你是沒親眼看見，你只管向省城下來的兩位上差去問，姓柳的好壞還分的出來，你只要按正當的公事辦，姓柳的冤有頭債有主，絕不會教張老爺你爲難，我是低頭領命，你看著辦吧。」張得祿趕緊把話風收回道：「既是你懂的誰是冤家誰是朋友，我就再看你下一次了。」跟着黑心劉德茂，水上飄杜興全過來，杜興一拍着柳鵬飛的肩頭道：「朋友，真有你的，你這個硬漢，連府台全被你趕落下了，咱們走吧。」柳鵬飛道：「這是那個萬惡的東西逼得我這麼幹，我落到這步田地，還敢叫字號麼，教你們見笑了。」說話間立刻把柳鵬飛架上了轎車。

此時已經看明這次起解，一共是三輛轎車，頭裏一輛是雲燕姑，第二輛是雲天柱，第三輛是自己，趕情雲二奶也一樣的被捕，這次那個賊官他安心斬草除根一網打盡，捏造的罪名重，連雲二奶奶也被捕，只是雲二奶奶是一個老實善良女人，那經過這種暴力欺壓的事，眼見得是家敗人亡，連急帶吓在被捕時就暈過一次去，到了府衙已經病得很厲害，現在押解赴盛京，雲二奶如何走的了，他們也看出，只要強解着走，出不了鳳城府，人就死在半路上，只好把雲二奶奶暫押在鳳城府。所以起解只有雲天柱父女和柳鵬飛，燕姑是一股勁的哭，他們倒也無法阻止，只不准他和雲天柱說話，燕姑倒是沒有刑具，可是監視的也够厲害

的了，一動一靜全有人看着。

這次起解是原提案的黑心劉德茂，水上飄杜興，他們本是來鳳城拘捕雲天柱，和他女兒雲燕姑，雲妻苗氏，現在他們的案情已生變化，燕姑本是被選列入名單的，可是此時也成了雲天柱一案了，這就是他們弄的手段，可見這羣貪官污吏什麼傷天害理事全作的出了，劉德茂，杜興此來本是對於雲天柱是主犯，此時反倒以柳鵬飛爲案內重要人物了，他兩人是全坐在柳鵬飛這輛車上。一個坐在車窗的前邊，一個跨在車轅的右邊，只是給趕車的車把式留少半邊的車轅，頭裏雲天柱的車上是大班頭手下最得力的捕快陶成，雲燕姑的車上是捕快孫秀，大班頭張得祿和捕快胡長勝費和全騎着牲口，三個車把式也全是長給府衙當官差的，等於自己人，胡長勝費和騎的牲口可全是劉德茂杜興的，差事出了府衙出東關，路程是已經全計算好了，從鳳城起身，一共是八站，只要不遇到雨天，八天準可以到盛京，這種驛站路程長短不一樣，從鳳城起程頭一站是黃楊驛，第二站是摩天嶺的南崗驛，第三站是連山關驛，第四站是本溪湖驛，第五站是太子河驛，第六站是黑子山驛，第七站是十河驛，第八站是盛京，大班頭張得祿已經跟黑心劉德茂水上飄杜興商量定了，按着程走，一路上以保得不生意外爲是，雖是這八站中倒有三個小站，全是五六十里，絕不併站走，頭一天離鳳城趕到黃楊驛落店，安然無事，第二天是奔南崗驛，這段道很不好走，並且是九十里的一大站，黑心劉

德茂向大家打招呼務必早睡早起，這一站得緊趕着走，路又長，又難走，經過摩天嶺邊山一帶，得耽擱極大的工夫，大家全早早歇息下，第二日天一亮立刻忙着趕路。

大家趕的很早，天剛發曉就全收拾完了，車馬出店離開了黃楊驛，出了驛鎮，野地裏這時真清靜，莊稼地非常密，連綿不斷的像在野地裏張起了一片綠幕，宿露未消，農人們這時候還沒起來，就是有起得早的也在吃着早飯，走出一里多地來，才看見遠遠道邊上有一個鄉下老兒，揹着一個糞箕子提着一把糞叉子不住的往道邊的莊稼地內鑽進去檢糞，黑心劉德茂等這一行車輛離着他還有一箭多地遠，這時突然從前面稼地邊跑過一人來，口中吁吁喘着，大班頭張得祿騎着馬在最後，張得祿口中在喝叱着：「幹什麼的？滾開！」他雖是這麼喝叱着，可是這個人來的太疾，他已經從牲口旁竄過去。

跟着前面一陣嘩亂，那個檢糞的鄉下人他竟自猛從莊稼地內闖出來，口中喊着：「蛇！蛇！」只是他從裏邊出來是橫着跑，手中的糞叉子猛一提，正遞到捕快胡長勝的馬頭上，這一下子這匹牲口立刻驚了，兩隻前蹄往起一揚，竟把捕快胡長勝整個從馬背上翻下去，那個檢糞的也怪叫着倒在地上狂呼救命，捕快費和的牲口也受驚，他趕忙在緊勒牲口時後面車上的人全跳下來，孫秀手底下快，趕出兩三丈竟把胡長勝那匹牲口抓住，這一來，連後面的黑心劉德茂，也在跳下車來，撒腰刀竄過來在察看出事的情形，可是那捕快陶成却撲過去照着

那個才從地上爬起來的鄉下老，就是一脚，這一脚把這個檢糞的一路翻滾，直滾出好幾步去，陶成又趕過去要抓他，那個胡長勝這一下子還捧的不輕，已經彎着腰一邊哎喲一邊罵着往這邊湊，他也是想把這個鄉下老打一頓出氣。

這個檢糞的被踹了這一下，竟自把那始終沒撒手的糞叉子掄起來，嚷道：「你們敢欺負鄉下人，我跟你們拚了！」這一來陶成胡長勝，還是真不敢再抓他了，可是在同時後面也嘩亂起來，趕情從大班頭張得祿牲口旁竄過來的那個人，他竟自從轎車子右邊竄過來，車子也正被前面車馬擋住，這個人猛的伸手去抓轎車前面的車帘，口中喊着：「姓雲的你想坑我，我跟你拚了！」那黑心劉德茂是趕奔前邊去查看，水上飄杜興可沒敢離開車子，不過車停了，他也跳下車來，這個人伸手掀車帘，他是想把車裏的人拉出來，這個杜興恐有意外，趕緊的隔着車轅一探身子照着這人的肩頭猛的一推，口中在罵着：「去你娘的吧。」這一下子把這個人推的踉蹌倒退，往後退出好幾步去，險些倒在地上，可是他並不怕，竟自仍然要往車上撲，水上飄杜興把短刀也亮出來，已經一縱身竄上了車轅。

那大班頭張得祿跟劉德茂二個也是很快的從牲口上翻下來，一個從前面倒縱回來，這黑心劉德茂手底下快，撲的一把，已把這個人抓住，牛耳尖刀往他面門上一擡喝叱着：「你敢再動，宰了你！你是幹什麼的好大膽啊！」此時這人他似乎不甚怕黑心劉德茂的威嚇，跳着

腳帶着哭聲道：「你們有勢力，你們宰了我吧，我不想活了，姓雲的坑了我，欠我的錢不還，你們還倚官仗勢的不說理，把我宰了我也得要錢。」黑心劉德茂抓住他不撒手，却向杜興一使眼色，教他注意車裏面的柳鵬飛，杜興仍然站在車轅上，趕忙的跳下去，伸手把車帘撩起，見柳鵬飛好好的坐在裏面伸着兩隻腿，杜興向柳鵬飛道：「你認識他？」柳鵬飛搖了搖頭正色說道：「我不認識，這許是個瘋子。」

這時黑心劉德茂等才看清了此人，一身粗布衣服，滿面汗和灰塵，一口的山東話，大頭張得祿來到近前，用刀一晃道：「你這傢伙，是活膩了，瞎了眼的，你不看看這是作甚麼的，這麼胡攪，這押解的全是極重要的犯人，你竟敢攔路故意滋事，你是想搶差事麼，你是幹甚麼的快說，胡言亂語我先賞你一刀。」這個鄉下人，他瞪着眼道：「我犯了什麼罪，姓雲的打了官司，他殺人他償命，可是他欠的債，他也得還，想坑我王山東不成，我一個鄉下人，辛辛苦苦收來的糧食，不給我錢，我王山東要錢不要命了！」黑心劉德茂，這才把手鬆開，惡狠狠啐了他一口道：「你們這種鄉下人，真是任什麼不懂，真要是叫你挨了兩刀，你往那兒訴冤去，姓雲的什麼時候短你的錢，你早幹什麼去了，他已經打了官司，起了解，你在半路上攔路攪擾，把你送到當官，你是乾吃苦。」這個王山東道：「我反正是活不了，前後十五石糧食，說的明明白白，昨天給我錢，姓雲的趕情是這樣的人頭，安心坑我，活活

的要把我急死，從鳳城府跑的我全要累死了，好容易來到這裏才追上，不給我錢不成，我跟他併了骨吧！」

這時前面更是一片喝罵之聲，只聽那捕快陶成孫秀全一個勁兒嚷：「反了你！」趕情那個撿糞的竟自和捕快們說翻了，他說是在莊稼地內撿糞，裏面突然竄出一條七八尺長的蛇來，他才咋的往外逃，以致於把牲口驚了，他是出於無心，憑什麼踹他，打他，那個捕快陶成喝叱着，罵着他道：「你這傢伙定不是好人，你們把他捆上，送到地面上追問。」

三 綠野脫身

那個鄉下人很強暴，他竟自跳起來，罵着道：「你們這羣倚官仗勢的東西，我犯了什麼罪，把我送官追究？」捕快陶成，把手中的馬鞭子一掄，喊聲：「好小子，你還敢發橫。」掄馬鞭子，向他打去，可是這個撿糞的，口中罵了聲：「去你娘的吧！」捕快陶成怎麼也沒想到他敢動手，這一糞叉子掄起來，整個的兜在了陶成的兩腿上，竟把陶成打倒，他立刻竄赴莊稼地內，捕快費和，孫秀，再往裏面追時，這種大田裏只要往裏一走，這種玉蜀黍的葉子比刀還快，這個撿糞的，他手中有糞叉子，拿着牠開了路，喇啦喇啦，一片暴響之下，他已經跑得無影無踪，孫秀，費和，把兩手和臉上全劃傷，大班頭張得祿，也在高聲招呼他

們，不要追趕。

這種事情雖則湊的太巧，可是決看不出一點別的情形來，只有自認晦氣，好在眼前所起解的犯人全在車內坐着，沒有一點意外，此時黑心劉德茂，抓着這個王山東，口中在罵着：「你這老小子，瞎了眼，這輛車內那有姓雲的，走，到前面質對。」劉德茂拉着他，到了第二輛車旁，捕快陶成仍然守在雲天柱的車旁監視着，劉德茂招呼了聲：「把車簾撩起來。」陶成把車簾扔到上面，黑心劉德茂道：「瞎眼的東西，你看，姓雲的不是在這裏麼。」

這個王山東望着車裏面氣急敗壞的嚷道：「姓雲的，你平日住在鳳城府，打着個財主的旗號，看不起我們這種鄉下人，我王山東，一個鄉下種地的，容易麼，收些糧食，姓雲的你可要說良心話，十五石糧食，交給你沒有，你憑什麼不給錢就走，王山東這條命不要了，少一個錢不成。」

這個雲天柱在車廂子裏，聽得前後出事的情形，很是心驚！但是自己被屈含冤，遭了這場官司，總還認爲堂堂官府，不能無故的詔害人，解到什麼地方也不怕，只是柳鵬飛已被捕，個人知道他的情形，認爲非弄個結交匪類不可，但是案打實情，自己和他也只祇是認識，我又沒窩賊收贓，難道還有死罪麼。所以雲天柱是決沒有別的念頭，前後鬧得多麼厲害，於自己無關，個人又是全身刑具，只有低頭忍受，決不願意遭到他們那種無情無理的侮

辱，連頭全沒敢往外探，也覺得事情突如其來太怪！自己家業雖則敗了，已經窮了，可是只有別人坑自己，決不欠誰的，這是什麼人？口口聲聲喊嚷着姓雲的坑了他，騙了他，此時車簾一撩起來，這個山東口音的。他一連聲說明了自己欠他賬的原由，趕到往這個老山東的臉上一看，雲天柱臉上可變了色，自己就知道這裏邊有事了，又是心驚又是急！這個要賬的老山東，正是自己的親家，許連成。

他遠在龍江，怎的會在此處出現，這個雲天柱在這種時候，知道關係着許多人的生死，可不敢說穿了，趕緊的臉上帶着怒容，順着他的話風道：「王山東你也太輕視了姓雲的，姓雲的現在窮了，餓死也不肯作坑人騙人的事，現在姓雲的打了官司，跟你說不着，咱們是買賣交易。」黑心劉德茂一旁說道：「雲天柱，你是真欠他的錢麼？」

雲天柱道：「不錯，有這麼回事，我買過他十五石糧食，可不是一次，前後是半年的光景，一個小錢我不欠他的，有經手人，並且我只見過他一面，十五石糧食的價款，是我宅中陳義，賈德經手，完全付給他，我憑什麼欠他的。」那個王山東却跳着腳道：「姓雲的，你現在打了這種官司，你還這麼不拿出良心來作事，陳義賈德幾時給過我的錢，他們屢次的推託，說你家開的買賣賬沒算下來，整整的擱了這麼幾個月的工夫，這怨我老山東不開眼，認爲你一個府城中住的財主，還會坑了我麼，趕情你不是好人，結交匪類，你打了官司，還想

回來，等着挨刀吧，你是自作自受，我們是血汗收下來的糧食，你坑我不行。」

雲天柱也十分憤怒的說道：「你這東西血口噴人，我打了官司，情屈命不屈。姓雲的，錢已經拿出去，你敢罵我，結交匪類，也有你在數，一塊打官司吧，姓雲的也看出來啦，沒有好人走的路。」

此時大班頭張得祿，指揮着其餘的捕快把柳鵬飛的車輛守住了，趕了過來道：「老山東你這傢伙口口聲聲姓雲的欠你的錢，你在鳳城府什麼地方作買賣？我怎麼沒看見過你？」王山東道：「我又不生在城裏立字號開買賣，你怎麼會認得我，一年盼着風調雨順，收下來的糧食，弄到城裏爲是多賣幾個錢，想不到我瞎了眼，竟自遇上這麼個主兒，叫我連本爛，說什麼我也得找他要錢，老爺們多恩典窮人吧，我這裏給你們磕響頭了。」

黑心劉德茂伸手把他抓住，看出這個老山東是捨命不捨財，現在護解這種重要的犯人，盡自這麼耽擱，太耽誤事了，並且附近也沒有衙門口，真把他交了地面，自己這班人倒沒有什麼妨礙，這裏還沒出鳳城府的地界，可是一樣的多添麻煩，遂把氣沉下去，向這個王山東道：「你不要這麼胡鬧，一點用沒有，現在告訴你，拚命拚不出錢來，你死了也不過多創一個坑，沒有人給你償命，姓雲的也承認賞過你十五石糧食，可是他說已經從家人手中付過你的錢，老山東，我指給你一條明路，姓雲的家中，那兩個家人，全在府城，姓雲的還有一大

片房子你只要找到了府衙門，說明了你是向姓雲的討債，府官大人最恩典窮人，十五石糧食的糧價你能如數領走，念你是個鄉下人，不懂得什麼，我們也不願意再難爲你了，趕緊去吧。」此時雲天柱車上的車簾，已被摺下來。

這個王山東，還是不肯去，大班頭張得祿，却嗚叱着道：「你是想找死，你們過來把他鎖上，拴在車後邊，把他帶到盛京，跟姓雲的打債務官司，這是他自己找的，鎖上他走。」張得祿這麼一厲聲喝叱，黑心劉德茂，算是作好作歹的攔住了捕快們，不叫他們動手，這個王山東在萬般無奈之下，被黑心劉德茂推出老遠，叫他趕緊的回鳳城府，不要自找晦氣了，這個王山東他也似乎惹不起這班人的勢力，可是他一邊走，一邊還是高聲嚷着道：「姓雲的，我到鳳城府若是要出這筆錢來，咱們算解了冤，只要不給我錢，真坑了我王山東，姓雲的，你這輩子叫我王山東罵也罵死了你，你到盛京非挨刀不可。」

這時大班頭張得祿向劉德茂道：「這是那裏說起，這是那裏說起，遇上這麼兩個混賬的東西，在這種地方便宜了他們，若不是因爲怕就攔路，一定得把他們送回黃楊驛，交地面上，懲治他們，我終恐怕這裏邊有毛病。」黑心劉德茂道：「張頭，不必疑心，就憑大清早晨在我們弟兄眼皮子底下，他們敢怎樣，我們犯不上和這種無知的人盡自糾纏，咱們趕緊走吧。」

這次最喪氣的是捕快胡長勝跟陶成，一個腰被摔傷，一個是兩條腿全被打傷，吃了這種虧，有冤沒處訴，他們現在是只有罵，車馬仍舊往前緊趕下來。

雲天柱坐在車裏，對於眼前的事，真是如墜五里霧中，自己這位親家許連成，他變成了山東口音，假作賣糧食的商人，和我見面，並且方才那個檢糞的鄉下老，又是什麼人，這分明是他們一道來的了，他們這麼作有什麼用，雲天柱雖則猜不出許連成此來是何居心，可準知道他們對自己這場事，一定是要有舉動了，現在雲天柱如同籠中之鳥，釜底之魚，任憑他們怎樣，自己是無法管了，他那又知道，這個龍江的富戶許連成已經暗作了手脚，不過這個事不是朝着他身上辦，雲天柱雖則在江湖上有經驗，他究竟不是此道中人，此來正是爲得柳鵬飛，他們裝得很像，鬧事的情形一點破綻沒有，劉德茂杜興，和一班捕快們雖是有些疑心，可是落在他們眼中的全是很平常的事，來人所弄的手段，竟自輕輕瞞過。

這一天緊趕，因爲有早晨上這麼耽擱，中午時打尖，全沒敢過分的歇息，趕到摩天嶺，到南崗驛鎮時，天已經黑了，還算不甚晚，這裏的鎮甸，許多商家買賣，店房貨棧，全沒落燈，大家很高興的找了一家大店住下來，他們這班人全是倚官仗勢慣了的，到了什麼地方必是商民老百姓遭殃，這一夜間平安無事，他們也在時時注意着雲天柱，柳鵬飛，燕姑，看不出一點可疑來，可是對於防範上，一點不敢鬆懈。

這兩三天的工夫，柳鵬飛的棒傷已經好了，大半在店房中對於他監視的依然嚴厲，只有在吃飯時，和大小便時，把他的銬子卸下來，其餘的時候，仍然是全身的刑具，以防意外，柳鵬飛倒也認了命，他被打傷的地方仗着有劉德茂，杜興給他敷上的藥，已經能自己動轉，淌着鐐子也能够隨意的活動了，可是這兩名重要的犯人，自己是全謹慎，決不用他們多費話。

一夜無事，第二日從南崗一起程，這一站是奔連山關驛鎮，走出一半路來，還不到中午，因為這一站的路程短，昨天一天是緊趕，所有押解犯人的人，雖是有車有馬，也全够勞累的，今天計算着早早的就可以到了連山關了，到未末申初，這一段的地方，比較着僻靜，前面有一段路是靠着山邊，好在這一段路，全是正式官道，車馬全照樣的走，這一帶數百里內多半盡是農村，現在莊稼地正旺的時候，多半是種的高粱，玉蜀黍，棉花，大豆，前面又是一片十幾里長的濃密莊稼地，今年的雨水全好，車馬往前走着，眼中所看到的一片綠野，在關外這種時候，可是最不利於行旅，青紗帳是盜匪出沒最猖狂的季節，可是這班人決不放在心上，車馬順着一片高粱地邊轉過來，這時遠遠聽到小販叫喊之聲，可聽不出是賣什麼的，可也看不見人。

柳鵬飛此時在車中向黑心劉德茂招呼道：「朋友，實在對不起，我的肚子從昨晚沾了夜

涼，現在得走動，快着點，大熱的天，沒有別的，弟兄們多担待吧，我盼着到了連關，省得麻煩你們哥兩個了，快着點，快着點。」

這種事在路上就叫無法，你不論對付犯人多嚴厲，你也不能叫犯人把屎尿裝在褲裏，並且柳鵬飛這兩天，一點討厭的地方沒有，飲食上也檢點着，所以決不給護差的人添什麼麻煩，劉德茂忙的向前面招呼：「把式們，把車停一停，柳朋友得下車方便。」前面開路的兩名捕快，是胡長勝費和，胡長勝腰被摔傷，他是咬着牙騎着牲口，此時正對心思，全下了馬，前面的兩輛車，把牲口勒住，劉德茂杜興全跳下車子，把柳鵬飛架下車來，杜興把柳鵬飛的手銬子卸下來，更遞給他兩張紙，柳鵬飛往道邊上用手分着高粱棵子往裏邊走。

水上飄杜興，招呼着道：「老柳，不用往裏邊去了，就這吧！」柳鵬飛道：「朋友們，這太不像話了，頭一輛車，你們忘了是誰了？」柳鵬飛這個話是指着雲燕姑，說着話，他仍然脚下很仔細的嘩嘩嚕嚕往裏移動，不過沒往裏走出多遠去，黑心劉德茂向杜興一使眼色，水上飄杜興點點頭，他趕緊分着高粱棵子，也往裏邊走，這時忽然偏着東邊，一片高粱棵子內，唰啦唰啦的响，杜興一抬腿，把手七子撒下來，他此時可還看得到柳鵬飛，脚步停住，已經俯下身去，杜興遂厲聲喝問，「東邊什麼人，不准往前走。」可是高粱棵子內，竟自有人答話道：「我是找屎的。」杜興口中罵道：「混蛋滾出去。」

他說話間，黑心劉德茂在高粱地外，一縱身，向東竄出去，前面兩輛車上的人，可全沒動，看守雲天柱的是陶成，看守雲燕姑的是孫秀，這個黑心劉德茂他身形縱過來，牛耳尖刀可撒到手中，口中也在罵着道：「你這個混蛋，找死往外邊來。」黑心劉德茂的話沒落聲，唰唰的高粱棵子，左右擺動，往兩下一分，突然從裏邊鑽出一個人來，黑心劉德茂一看這個人，口中喊了聲：「你們看住了差事！」趕情劉德茂所看到的，就是昨天那個撿大糞的，他竟自在此處出現，但是劉德茂口中喊出，那邊杜興也在高喊着：「壞了，差事走了。」這裏的一條糞叉子照定了黑心劉德茂砸下來，劉德茂用牛耳尖刀往上一架，險些把虎口震裂，他趕緊的往外一撒身，口中招呼：「張老爺拉傢伙！」可是水上飄杜興已經追進高粱地。

因為就在柳鵬飛一俯身之下，杜興耳中聽得他那邊鎖練嘎叭的响了一下，杜興用手中的手七子用力的一分高粱棵子，口中喊聲：「你作什麼？」他身形往前一撲，突然聽得有人喝叱聲：「滾開吧，小子！」悠的一下，一個大石塊迎面砸來，杜興往旁一閃，石塊已經砸在道邊的轎車上，那柳鵬飛更喊了聲：「狼崽子們，二太爺不陪了。」杜興閃開這塊石塊，他可是不願命的猛往裏撲來，但是身形沒闖進兩三步，唰唰的高粱葉子連响之下，杜興哎喲一聲，左肩頭下，已被石塊砸傷。

大車頭張得祿，已經提着一口刀也猛撲進來。可是這片高粱地內，唰唰唰的一陣亂

响，發响的地方還不是一處，那個大班頭張得祿是有經驗有閱歷的人，這種地方，是最不利，連續着幾個石塊打過來，張得祿猛一翻身，退出高粱地，他一聳身，竄上了後面這輛車的頂子，看了看前邊，陶成孫守着車，他遂趕緊招呼：「胡長勝費和，上牲口，你們分頭往東西圍過去，差事大約奔了東南，那邊的高粱梢晃動。」他更在招呼着劉德茂杜興，也趕緊往東邊圍，這兩個人一個是被石塊打傷，一個是虎口震傷，那個檢糞的一糞叉子砸下來後，也往高粱地內竄去，這時劉德茂杜興，被大班頭張得祿招呼着從莊稼地邊撤出來，一個往東，一個往西，胡長勝費和他們已經各自上了牲口分頭圍下去。

這個大班頭張得祿，仔細張望之下，他看了看偏着這片莊稼地的東南，似乎有一條岔道，他也趕緊的抓了牲口的韁繩，飛身上馬，此時他可就有些不管不顧了，用刀背在牲口的後膀上叭叭的就是兩下；牲口負痛狂竄，他把韁繩攔住硬往莊稼地裏闖，牲口一竄進來，他是一直的催着這匹牲口往東南奔，連人帶馬這竄進來，莊稼地內是劈叭的一陣亂响，牲口走出沒多遠來，被高粱葉子連掃了兩下，牲口遂狂奔起來，這種牲口一受驚，可收不住，張得祿他是想着破出這匹馬踐踏了，反正天沒黑，犯人藏不住，馬蹄子也得把他擠出來，這匹牲口在裏邊嘶鳴着狂竄，張得祿也是真賣了命，仗着他騎牲口有功夫，韁裏的力量大，繃在馬鞍上，一直的撲奔東南趕到往東南。

牲口這一路狂奔。莊稼地邊上竄出來，再想把牲口圈住，查看着犯人逃的方向，這可不得他了，這匹牲口任憑他用多大力收不住韁，在這莊稼地內，真如同翻江倒海一般，像瘋狂的一路狂奔，張得祿弄得通身是汗。就這樣，他的兩隻手背全見了血，這匹牲口趕到從東南狂竄着奔了西南又轉過來，牲口也辨不出方向，來回的在這青棵子裏一路狂奔，轉到北邊的道邊子這裏，牲口被青棵子一絆，連人帶馬，全跌翻在裏面，胡長勝、費和、劉德茂、杜興這四個人，圍着高粱地一路轉，可是這個柳鵬飛已不知逃向何處，所追的幾個方向，決沒有他的踪跡了，這幾個人累得全是通身是汗，也有帶傷的，也有被高粱葉子劃的臉上手上全是血縉子，這種狼狽的情形空耽擱了很大的時候，不只於那個柳鵬飛逃得無影無踪，連那個檢大糞的，也不知去向，大班頭張得祿，黑心劉德茂，水上飄杜興全聚在一處，全是唉聲歎氣，罵不絕口，只是人已竟走了，在路上又不便向雲天柱父女追問，彼此商量，還是先行趕到鎮店落店要緊，這一個野地裏，萬一再出了事可就毀了，一個個是垂頭喪氣的押解着雲天柱父女二人趕奔連山關驛。

四 千里應援

這一站路本是最短，可是到連山關反是二更過後，依着大班頭張得祿等，就要向雲天柱

身上追問，那個被囊的鄉下人是盜匪假扮。那個討債的一定也是他們一黨了，黑心劉德茂認爲那是白費事，恐怕任甚麼問不出來，我們又不能放開手對付他。只要把這兩個犯人保護住了，別再出意外事就是了，對於公事上，設法去向都統交待，現在若是再擠出別的情形來，就更不好辦了。

大班頭張得祿道：「事情固然是有二位担当，只是我張得祿算是栽到家了，犯人楞會從我手中跑出去，我張得祿這個人就算完了，我不把這個匪徒撈回來，我沒臉再活下去。」杜興道：「張頭，你用不着難過，跟頭是大夥兒栽的，不是你一個人的事，你沈住了氣，事情絕不算完，再說官面上的事也沒有這麼容易交待的，我們弟兄這份小差事也一樣的擔不起，我們現在雖則吃了這個啞吧虧，索性不再提他，欲擒姑縱，不把柳鵬飛擒回來，我們弟兄只怕也一樣的在關東三省，無法立足。張頭，彼此雖是初交，你也够個朋友，實不相瞞，有姓柳的就沒有我們弟兄，別的事你不用問，還不明白麼？到盛京先把這兩股差事交了案，張頭你捧我們弟兄一場，這件案無論如何也得圓回來。」

大班頭張得祿道：「好吧，只要有你們哥兩個的招呼，刀山油鍋我張得祿絕不會含糊了。」這一來還算好，真個沒向雲天柱父女追問，自從出事後，可把個雲天柱急死了，這件事很明顯是自己親家把柳鵬飛劫走，自己真想不到親家許連城，一個幹買賣的商人，竟敢辦

這種事，這是滅門之禍，並且柳鵬飛也和他不認識，因為自在鳳城夜間和柳鵬飛相會時，曾經告訴過他，女兒燕姑已經許配龍江府許連城之子許世英，鵬飛當時毫無表示，他分明是不知道這個人，此次怎的竟會單獨把他劫走，這可怪了，自己想不出道理來，自己對於這件事十分不快，認為這種行為可真個形同盜匪，當時幸是走脫了，倘若一個走不脫，被官家捕獲，親家就算完了，非弄個家敗人亡不可，柳鵬飛是已經失足的人，自己也無法勸阻他，許親家竟也這樣干犯法案，只怕自己的官司也不易擺脫。非毀在他們身上不可，這個雲天柱他這麼暗自着急，可是那位燕姑却不像他爹這麼周到了，柳鵬飛脫身逃走，燕姑十分欣幸，這位姑娘，在當時事情那麼緊張，他絕不害怕，只盼着柳鵬飛能脫身逃走，自己倒也不想着他們也能把自己救出去，並且燕姑對於那個向爹爹討債的，也覺出此人來得突兀可怪！不過燕姑對於許連城並不認識，她只想着定是柳鵬飛所結交的一班風塵人物，他那又知道這班貪官惡吏，以這種無法無天的手段，任意陷害良善，致激起這一班風塵人物，挺而走險了。

龍江許連城，他能夠這麼湊巧的來到遼東道上，也真可以說是事有湊巧，前文已經說過，許連城女兒許秀英，兒子許世英，姐弟二人全在老武師鐵扇子侯天化那裏住着，跟隨這個盟叔練習武功，老武師鐵扇子侯天化，一身小巧的功夫，以一柄鐵扇子在東三省成了名，但是這個人，他是輕易不多管閑事，他住在老營莊，是緊靠遼河的東岸，他在家鄉中，一點

鋒芒不露，他在外面成那麼大名，回到家鄉，咬定了牙關，不肯收徒弟。

他的年歲，也和雲天柱等不差上下。這位老武師只有一個兒子，並且立子立的晚，這個兒子侯玉，今年方十四歲，年歲雖小，真是將門虎子，父是英雄兒好漢，鐵扇子侯天化，就這麼一個接續後代的人，夫婦二人對侯玉十分疼愛，唯獨有一樣，只要是練功夫念書，侯玉不好好的用功，鐵扇子侯天化是絲毫不容情，侯玉是很淘氣的孩子，他從小因為淘氣惹禍，決沒挨過打，可是因為練功夫，三天兩頭的被老武師責打着，因為這樣，老夫婦二人，常常因為這個孩子，吵架拌嘴，鐵扇子侯天化，任憑妻室怎樣鬧，說他不該管的這麼嚴，侯天化是任憑妻室在耳邊吵嚷，他是照舊督責，晝夜的下功夫，侯玉年歲雖小，他得父親的親傳，從八歲上練起，雖則短短不到六年，真比十年的功夫還純，鐵扇子侯天化，以巧打神拿，這種軟功夫見長，侯玉身形輕靈，得到父親這身功夫，他這種成就，平常一班武師決不是他的敵手了。

許秀英許世英姐弟二人，送到這裏跟鐵扇子侯天化習武，這件事他可不能推却，侯天化和許連城是通家之好，又是換帖的弟兄，也只有下上功夫，教這姐弟二人，這一來侯玉有了伴，並且他功夫造就的也可觀了，跟這師姐師兄在一塊，三個人是十分高興，這姐弟二人一到了老營莊，侯玉倒輕易不挨打了，許連城在龍江府開設着連記棉花棧，他在盛京也有一個

分號。若不然他也不能把兒子和女兒送這麼遠來，差不多每年他必要到盛京來一兩次。這次許連城可並不是因為棉花棧買賣的事，因為這個時候，還沒到了棉花收下來的季節，是因為這個盟弟鐵扇子侯天化的五旬整壽，許連城特意的來給他過這個生日，也為得看看他兒女秀英世英。

他到了盛京是先到自己的櫃上，許連城和雲天柱結了兒女親家，並且預備轉手就給他們完婚，這件事本櫃上的人全知道。他來到盛京的第三天，還沒往老營莊去，每逢來一趟，必要到各處有來往的字號拜望拜望，總得應酬幾天，在第三天，這個連記棉花棧櫃上一個同人，晚間悄悄的到了許連城所住的屋中，神色很慌張，許連城見他是櫃上的老同人，名叫周子厚，忙向他問：「有什麼事這麼慌張？」周子厚遂向許連城道：「東家，我得到一點不好的消息，事情是不能不告訴你，我是櫃上多年的人了，恐怕這件事再和你有牽連，你也好防備一下，我今天正有一個鄉親來了。我請他到會芳居飯館子吃飯，無意中竟聽到，隔壁一個雅座內，他們所說的事，太和我們有關了，這幾個人全是都統衙門的武職官和馬弁，他們是給兩個人送行，大約是酒也喝得多了，竟自把他們此次所辦的事，完全說出來，都統衙門派人到鳳城府，拘捕雲天柱全家，到盛京審訊，這件事我聽得十分清楚，鳳城府雲二爺，不是東家的親家麼，他惹了什麼禍，遭了什麼事，怎麼竟會都統衙門派人去到鳳城府拘傳逮捕，

案情是够重的了，我們一個商人，和這種衙門口素無來往，也無法打聽，東家，還是想法子探聽探聽雲二爺究竟惹了什麼禍，這一來不毀了麼！」

許連城聽到周子厚這個話也是大驚失色，自己也是莫明其妙，當時向周子厚道：「老弟，你能這麼留意，我十分感謝你，可是我那個親家雲天柱，他是極規矩的人，安分守法，這一來可毀了，子厚，你是人老了，他家中的情形你是知道的，這二年的事情很不好，我已經打算不叫他在鳳城府住下去，我那兒媳過了門，我就預備把他全家接到龍江府，這一來可毀了，好吧，你留些心，可是不要露痕跡，咱們是商人，官家的事惹不起，從旁暗中打聽，不要對人再提我們和鳳城府雲家有親戚的關係，因為不知道他犯的是什麼案辦的這麼嚴厲？」周子厚答應着退去，許連城這一夜全沒好好的睡，天剛亮，立刻收拾起身，趕奔老營莊。

因為這種事，非得和盟弟鐵扇子侯天化商量一下，自己雖則也是個練武的，但是在外面跑的年頭少，並且性情又急，容易誤事，盟弟侯天化雖則比自己年歲小，他可是個老江湖了，老謀深算，許連城帶着許多禮物，到了老營莊，和鐵扇子侯天化相見，弟兄二人有半年多沒見了，侯天化十分高興，秀英世英給爺爺行過禮，侯玉也拜見過盟伯，許連城他心中有着着急的事，說話很不自然，鐵扇子侯天化已經看出來，遂問道：「盟兄，你大遠的僕僕風塵，難道就爲得小弟賤辰而來，我看還有別的事吧？」

許連城道：「有一件很爲難的事，不過不是我從龍江府帶來的，在盛京突然聽到，我們親家雲天柱遭了事！」遂把周子厚聽到的情形說與了鐵扇子侯天化。侯天化忙的安慰着許連城道：「盟兄，你不用担心，好在這裏離着鳳城府很遠，容易探聽出信息來，這件事你交給我，總要查他個水落石出。」許連城道：「盟弟，你要多盡力幫忙才好，哥哥我掙了這一輩子，我可不容易，選擇了這麼個好兒媳，這個姑娘十分的合我的意，我就是把家產全花上，也得想法救他們。」鐵扇子侯天化遂向許連城道：「你不用說了，真相未明之下，不能作任何打算。」鐵扇子侯天化立刻站起，把兒子侯玉招呼到外面，立刻把侯玉打發走了，侯天化備酒款待盟兄許連城，趕到晚間，鐵扇子侯天化更親自暗入都統衙門，探查事情的真相，許連城他爲這件事，真是起坐不安，秀英和世英，對於這件事也很擔心，許連城直等到後半夜，還是侯天化先回來的，侯玉始終沒回來。

侯天化回來之後，滿面怒容，告訴許連城，已經派侯玉去追趕赴鳳城府的專差，一半爲是調查雲天柱案情的真相，一半爲着所派下去的是什麼人物，可是自己到都統衙門，沒費什麼事，已得到這件事的大致情形，這個都統那榮不知在什麼時候和雲天柱結了不解之仇，他是安心要他的命，這次只要從鳳城府把他提到盛京，雲天柱休想再逃得活命了，這羣貪官污吏們，竟這麼無法無天，假公濟私，仗着勢力可以任意的逞凶作惡，盟兄，這件事你認爲應

該怎麼樣？」

許連城道：「我已經和盟弟你說過，無論如何我要救他，我就是把家產全花上也甘心。」鐵扇子侯天化道：「你有多少家產？」許連城道：「我不過就是兩個棉花棧，家鄉那點田地，只要我餓不死，我決不顧惜這點產業。」侯天化冷笑一聲道：「這件事恐怕不是你拿錢能買得命的，你只要那麼一伸手，恐怕你要弄個家產淨絕，救不了姓雲的，把你也得饒上，近來的事，你還看不出來麼，朝廷裏選宮女這件事，弄得各府各縣，怨聲載道，一班貪官污吏們得了機會，所有殷實富戶，安善良民全作了他們俎上肉，還有什麼理可講，邊疆上屢次變亂是誰造成的，官逼民反，擠的沒有別的道路可走，一個個才破出一條窮命去，活一天算一天，說理！你跟誰說理！盟兄，你是安心想救姓雲的，你不是從龍江府來給盟弟作生日麼，小弟這個生日要痛痛快快的過一下子，我打算到鳳城府走一遭，無論如何，我要替盟兄你効這點力，我偏不叫姓雲的落在這賊官的手內。」

許連城憤然說道：「盟弟，你肯這麼幫忙，我也去。」侯天化道：「你去不得，盟兄，你和姓雲的，已經是兒女親家，這件事瞞不住人，你是買賣商人，弄出事來，你可就毀了，我是局外人，偏偏要伸手管這個事，只要我們爺兩個手底下辦得巧妙些，可以不露出馬腳來。」

許連城道：「盟弟，你用不着給我打算，你別把我看成了只認得錢不認得人，胆小怕事的人物，這件事，我要親自出馬，弄塌了天，我也敢接着，只要把姓雲的一家人救出來，我連龍江府全不住了，家產折變折變，還够吃個三年五載的，那兒清靜，我們那兒住着去，盛京這個買賣，我立時兌與別人，這件事很省事，並且這些年幹買賣，我能落個完整收場，也就很知足了，我那個親家，幹一次買賣毀一次，被坑被騙，因為他性情也十分固執，並且兒媳婦沒過門，我也不肯過分管他的事，現在生死患難的關頭，我焉能坐視不救。」

鐵扇子侯天化道：「盟兄，你真敢幹？」許連城道：「我幾時說過空話。」侯天化道：「好！就這麼辦。」說話間，天光已亮，侯玉竟自趕回老營莊，他雖則已經十四歲，還像小孩子一樣，非常的頑皮，此時一回來，可真够難看的了，兩隻腳，全帶着濕泥，一臉的塵土，看情形是跑了很遠的路，侯玉向爹爹和盟伯報告：「已然追上都統府派赴鳳城的兩個差官，這兩個東西趕情不是好人，他們竟是過去虎頭灣活閻王金開甲的黨羽，這兩個東西，不知怎的竟會在都統衙門當了差，現在全是小武職官了，不過這兩個傢伙三句話不離本行，在店中我竟探聽出一切，他們很得意，現在竟能得到都統的賞識，此次到鳳城府拘捕雲天柱，連他妻女交案之後，兩人定能換了頂帶，這兩個東西很得意，認為這趟差事是他們走紅運，鳳城府的知府，也是都統的私人，所以他們此次去鳳城府決不愛事，伸手拿人，我趕緊的趕

回來，恐怕盡自耽擱事。」

鐵扇子侯天化，更問道：「侯玉，可知道這兩個姓什麼，叫什麼名字？」侯玉說是不知道，鐵扇子侯天化叫侯玉去歇息，遂向許連城道：「事情已經探明是千真萬確，姓雲的只要解到盛京，那可就太危險了，我們可別儘自耽擱，咱們到鳳城走一遭。」許連城道：「只是得容我一天的工夫，我是毫沒有猶豫，把盛京這個買賣撿落開，別管他牽連得上牽連不上，是個預備，盟弟，你想是不是？」侯天化道：「好吧，就這麼辦，可是我們明天一早可準得動身，事情我們還不知如何下手，趕到鳳城看。」

許秀英許世英姐弟二人，却向爹爹和盟叔請求，他們願意到鳳城府，萬一事情棘手，也好人多勢衆，許連城是不想叫他們去，但是鐵扇子侯天化，看了看許世英，點頭微笑道：「你們姐弟二人跟隨去也好，或者有用你們之處，學得一身本領，也該着叫你們試練試練，所學的所練的是否有用。」這姐弟二人一聽盟叔答應了叫他們跟去，全是高高興興，只是囑咐他們，趕緊叫盟娘給他們預備衣服，平時這個老武師侯天化就十分儉樸，不過是喜歡乾淨，現在叫他們把那好衣服弄得髒，全變成道地鄉下人模樣，這個許大姑娘，面貌長得很俊，不過每天在場子裏風吹日晒，皮膚很黑，這一改扮起來，倒是真像一個莊稼地的大姑娘，許世英也成了一個種地扛活的力笨了，每人一個粗布包裹，他們全有兵刃暗器，這兩個人

使用的傢伙是容易攜帶，許世英是一對判官筆，裝在一根三尺長的粗竹竿子內，用他挑着包裹扛在肩頭，許秀英却是揹着包裹，他是一條練子槍，一槽梭子鏢，許世英和侯玉，對於打暗器，鐵扇子侯天化是不肯教給他們，這師兄弟磨着老武師是非學不可，所以只叫他們打飛蝗石，這種暗器，並不陰毒狠辣，他們全改扮好了，鐵扇子侯天化一身鄉下老的衣服，藍布鞋粗布襪子，一個旱烟袋，一柄大扇子，這就是他出門全份的傢伙，不過他只憑掌中這一柄鐵扇子，已經在江湖中闖了不下二十年了。

許連城一天的工夫，他居然把事情辦了個清楚，好在他是安心不想幹這個買賣，出兌的價錢很便宜，一天的工夫，全辦完了，趕回老營莊，在天一亮立刻一同起身，這幾個人一道去，完全是墾荒種地的情形，無論什麼地方，也沒有人疑心他們，由盛京趕奔鳳城，按着驛路走是八站，他們有時也雇腳程，有時就緊趕半夜，到了鳳城府附近，鐵扇子侯天化吩咐不要再這麼跟在一處走了，我們走在路上沒有什麼。入府城，五個人在一處就容易叫人起疑心，許連城帶着女兒和兒子，入城之後，落了店，侯天化跟侯玉單住一個小店中。

五 懲奸偵訊

許連城關於鳳城府這裏只來過一次，他們到的時候天色已晚，因為雲天柱的事情很重

大，不敢明着探問，直到黃昏之後，許連城叫他姐弟二人在店中等候，不必跟隨，趕到來到了雲天柱宅子附近，許連城就知道糟了，門上貼着封條，可是大門並沒釘，並且還看見有一個官差模樣的站在門口，向街上閑張望着，許連城就知道來晚了，他這裏已有官人把守，是否被捕，也不敢向附近的人家去探問，遂趕緊找到西關的小店中，跟侯天化父子見了面，告訴雲宅已經出事，侯天化遂叫許連城先行離店，在僻靜的地方等一等，侯天化侯玉，沉了一刻，從小店中出來，會合一處，一同的穿街越巷，來到雲天柱的宅子附近，這個許連城他是練硬功的，對於輕身術，沒有什麼功夫，侯天化叫許連城在小巷中等候，這爺倆個已經踩了出入的道路，從宅子後面翻上牆頭，把上面的鐵叉子給拔下三支，亮開式，這爺倆個相繼翻進牆內，一到了裏面，鐵扇子侯天化十分失望；到處是一片黑沉，侯玉頭一個到了他內宅的院內，往各屋中門上一看，立刻跟爹爹湊在一處，低聲說道：「我們怎麼趕到這裏已然晚了，但是人若是已經解去，我們在路上怎麼沒遇到，這宅子內各處的已全上了鎖，分明是全家被捕。」侯天化也看明白確實是這樣，到了前面，這裏門房中有兩名公差，看着這個宅子，並且預備着繼續捕拿和雲天柱有關的人，因為雲天柱現在不只是一案了，更弄成結交江湖大盜的重大嫌疑，侯天化在前面轉了一週，這兩個公差口中也聽不到什麼，趕緊的退回來，向侯玉打招呼，我們趕緊離開這裏，趕到鳳城府府衙，也就可以得到真實的情況了。

鐵扇子侯天化頭一個往後面這段院落翻過來，一直的够奔後牆，因為必須從方才拔下鐵叉子的地方出去，老武師侯天化剛要往牆頭上縱身時，突然一條黑影，在牆頭一晃，侯天化趕緊往下一俯身，這條黑影已經飄身而下，侯天化見這人身手矯捷，動作輕靈，是個久走江湖的人物，黑沉沉的暗影中，辨不清面貌，那個侯玉他早已把身形隱在正房的後簷下，這個人來得很疾促，一連緊縱身，翻上了正房的後坡，他竟自沒發現侯天化父子的踪跡，侯天化和侯玉從房門旁分頭轉過來，也撲向正房前轉角那裏查看來人，這個人在簷頭略一張望之下，一飄身竟落到院中，他到了正房前一伸手，摸到門上的鎖，竟自一蹶脚道：「好狼崽子們，我看你逃得出手去麼？」

此時，那個侯玉他究竟是年歲小，他認為來人這種自言自語，分明有不利於雲天柱的情形，他竟自沒向爹爹打招呼，伸手抓了一塊飛蝗石，口中低聲喝叱：「看打！」一振腕子，飛蝗石打出去，這個人一矮身，飛蝗石打空，叭的一下，打在廂房的門上，這個人一斜身，一個虎撲式，竟向侯玉隱身牆角這裏猛撲過來，侯玉此時可是赤手空拳，他往前一躡身，竟自迎上來，這就是初生犢牛不怕虎，這來人趕到辨出侯玉是一個小孩子，竟自呀的一聲道：「你是什麼人？」這個人竟沒肯發招，可是侯玉反倒先行下手，一個「黑虎掏心」式，一拳猛向這人搗來，他更看出這人是個有年歲的人，口中喝叱着：「老賊，小爺爺收拾你。」

侯玉手底下真是疾風暴雨，猛力進攻，這個老者見這個小孩子不容說話，並且施展出來的手法還是武林正宗的內家功夫，這個人也只得和他拆招換式，侯玉身形巧快，圍着這個老者亂轉，這種拳腳施展出來，變化靈活巧快，這個老者一看，這個小孩子手底下功夫不弱，自己看輕了他，非吃虧不可，連接了三四招，突然把招術一變，口中在喝叱着：「你這小東西是那裏趕來的，這麼無情無理，不說實話，老子可要你的命。」話聲中，這個老頭子竟施展開「岳家殺手」，掌勢這一變，可見出功夫來，手底下是勁疾有力。

鐵扇子侯天化，對於這來人，驟然間辨不清路道，也不知他入雲宅是何居心，並且他口中說的話，也有些可疑，見這老者所施展出來的功夫，手底下十分厲害，掌上帶出風聲來，侯天化可恐怕侯玉有失閃了，只要被他打上，就得帶傷，遂往前一縱身，雖則離着前面門房很遠，可也不敢高聲，掌中已經握着這柄鐵扇子，身形往前一落，低聲喝叱：「玉兒閃開，朋友接招。」這柄鐵扇子照着這老者的面門上一點，侯玉一聳身已然竄開，侯天化往前一遞招，掌中這柄鐵扇子就是一連三招四式，唰唰的鐵扇子帶着風聲，崩，砸，點，打，口中還在喝問：「你是什麼人，不趕快說明，我可要你的命了。」這時手底下動手快，一連就是六七招，這個人突然一個斜身穿掌，嗖的竄出丈餘遠，口中也在低聲喝叱道：「朋友住手，看你好像鐵扇子侯天化的手法，我猜的可是麼？」

侯天化趕緊一收式，閉住門戶提防暗算，也在答道：「朋友，究竟是何人，請你趕緊報出萬兒來，免生誤會。」這一老者道：「我猜的一定不差，朋友你夜入雲宅，是何居心，他這一家人全到那裏去了？」鐵扇子侯天化仍然是嚴加防備着說道：「你究竟什麼人，跟姓雲的有什麼關係，」這個老者道：「倘若我辨認的不錯，我無須懼怕你了，諒你不會對姓雲的懷着惡意而來，可恨我一步來遲，姓雲的已然遭事了吧？」

鐵扇子侯天化因爲此人已認出自己，遂也緩和着聲音道：「不錯，我正是侯天化，尊駕和姓雲的也是朋友麼？何不把姓名相告，以便推誠相見，你可知前面尚有官人看守這片雲宅麼？」這老者道：「朋友你放心，我跟姓雲的倒沒有多少牽連，不過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我姓張名凱，寄身江湖的一個無名小卒而已。」鐵扇子侯天化趕忙向侯玉招呼道：「玉兒，還不過來，向老前輩謝罪，你太冒昧了。」侯天化也趕忙的抱拳拱手道：「原來是隱跡風塵的老前輩，太對不起了。」侯玉此時也湊到近前，向這個鐵麒麟張凱行着禮道：「老前輩，你不怪罪我冒昧動手麼？」

鐵麒麟張凱道：「彼此出於誤會，無須介意，此處十分清靜，前面那兩個廢物東西，不足介意，朋友，請把你們來意相告，姓雲的是否已落在鳳城府府衙內。」鐵扇子侯天化對於這個隱跡風塵的俠盜張凱，是個聞名未見面的風塵中豪俠一流，所以對於他面前決不隱

瞞，把自己和許連城爺三個未到鳳城府安心搭救雲天柱全家，想不到也是來得晚了，看這情形已然被捕。鐵麒麟張凱很着急的道：「我也是因爲很纏手的車就攔住，可是尙有一個有力量的朋友，暗中保護他，此人已經預備動手，把姓雲的救出來，不過下手可不是在此地，他入單勢孤，倘若再有個失閃，那可就全毀了，既然你們也不知道真情實況，朋友，我們何妨到府衙走一遭，查個水落石出。」鐵扇子侯天化道：「有老前輩你伸手幫忙，這是姓雲的不應當遭這種大難了，我那盟兄，尙在後面小巷中等候，等我向他打過招呼，咱們一同到府衙，細查真相。」鐵麒麟張凱遂點頭答應着一同翻出雲宅。

鐵扇子侯天化首先翻下房去，向許連城打招呼，告訴許連城現在雲宅已經是一片空房，並且遇到一個江湖中成名多年的人物，他也是來伸手幫忙，我們得到這麼一個好幫手，救雲天柱諒可不致有多大阻難了，盟兄的高來高去功夫太差，你還是回店中等候，到黎明時我還必然得到一切信息，到店中相訪。許連城知道他們入府衙是一件很危險事，自己對雲天柱的事雖是十分担心，可是也不便跟隨，自己遂先行回店，張凱，侯天化，侯玉這三個人撲奔府衙，那知道到了府衙時，很費了一番手脚，才知道事情出於意外的，連柳鵬飛也落在官家之手，他們到得全晚了，已經在當天早晨起解赴盛京，事情弄得十分嚴重，張凱和侯天化父子，到府衙時，並不甚晚，還不到三更，暗中竊聽各處的講話，更在大獄中聽到那個牢頭崔

四被柳鵬飛當堂打成重傷，這些事使鐵麒麟張凱全莫名其妙了。

柳鵬飛他在江湖道中，也是一個有經驗的人，自己和他雖則相見的時間很短，知道這個人也是從苦難中磨練出來的，對於應付事，很知道慎重，鳳城府他也是一個生疎的地方，怎的竟會這麼容易就落在官家手內，鐵麒麟張凱和侯玉分頭散開。各處探聽他們出事的情況，張凱正往大獄這邊轉過來，已經知道柳鵬飛過了一個熱堂，被這個賊官懲治的够厲害的，是帶着棒傷起解，事情是很可怪，但是得不到究竟的真實情況，鐵麒麟張凱是十分動怒，自己雖則也曾栽在關裏，但是自己的對頭是一班極厲害的綠林中人物，跟府衙門這班人不能一概而論，這個柳鵬飛究竟爲什麼這麼容易栽在鳳城府，張凱是無法探聽這其中的情形了，帶着滿懷憤怒，一片猜疑，從大獄那邊翻過來跟侯天化會在一處。

可是侯天化却是從知府的内宅轉了一遭，跟張凱聚在一處，附耳低聲告訴張凱道：「我這些年來，雖則在關東道上也管過不少閑事，但是我始終守着師門規戒，不敢妄殺一人，這個知府的行爲實在可恨，可是我依然不肯下手對付他，只好給他個警戒而已，現在我把他的印信全取出來，給他擺在大堂上，叫他也知道仗着權勢，來作這種傷天害理，陷害良善的事，終會有人對付他，我們現在不必遲疑，人已經解走，我們所來的道路，論理是應該正和他們遇上，大約是因爲貪趕路程，有幾處抄着小道走以致和他們錯開，張老師咱們趕緊走

吧，並且現在探聽到的情形，事情還很有些扎手的地方，起解護差事的，全是有本領的人，我們趕緊緩下去，先查明了護解差事的，究竟有多少人，以便下手對付。」

這時候侯玉忽然從東邊的一片屋頂翻過來，到了近前向侯天化張凱一打招呼，這兩人見侯玉的情形，是有什麼要緊的事，他是一聲不響，一連翻過兩處高大的房子，這才附耳低聲向侯天化道：「爹爹，你要幫我個忙，我力氣小，我竟自發現一個萬惡的傢伙，這個人得把他帶出去，雲二爺和張老師，所說的那個姓柳的，全是被雲宅所用的一個家人所賣，這個人萬惡極了，他名字叫賈德，我在東邊跨院中，聽到這萬惡東西正和衙門中一位師爺在爭吵着是當初派他到雲宅去時，曾許下他很大的賞賜，現在這個師爺，頗有反悔之意，兩個人此時還在口角着，我們把這個傢伙弄出去，一切事，就可以明白了。」侯天化點點頭，侯玉更照樣的告訴了鐵麒麟張凱。

張凱拍着侯玉的肩頭，低聲說道：「好小子，你居然是這麼個好幫手，指給我在那裏，這件事交給我了。」更向侯天化道：「侯老師，你給我們爺倆巡風。」侯玉點頭答應，頭裏引路，往南一連翻過兩處屋頂，已經到了偏着東邊一片小小的院落，在屋頂上已經聽到下面屋中有人在爭吵着，侯玉向下面這兩間北房一指，張凱會意，立刻輕輕一縱，翻下房坡，侯玉是跟蹤而下，這爺倆個真是身手輕靈，已經相繼貼近了房簷下，風門子正好錯着縫，張凱

湊近門邊，從門縫往裏張望，只見這屋中只是兩人，一個黃焦焦面孔，年約五旬左右的師爹，唇上留着短鬚，一臉的好滑之氣，在桌案前站着一個穿灰布長衫的四旬左右的漢子，這兩人似乎爭吵的極厲害，並且他們說話是毫無顧忌，這時那個師爺拍着桌子道：「賈德，你可放明白些，你雖然在這場事，盡了這些力，費了你什麼，平時你就是兩份工錢，兩份月錢，案情未定之下，你就想把姓雲的家產分一半，你別糊塗着，你惹得府台翻了臉，收拾你還不容易麼，老老實實的在府衙門裏當份差事，比什麼不強，你這麼貪心不足，你可是自找晦氣了。」

這個叫賈德的，也帶着怒說道：「胡師爺，你這叫怎麼講，我小子昧着良心來辦這種事，我不爲得養家肥己，我能够作這種缺德事麼，我不想再在衙門裏再混差事，師爺，你怎麼說的怎麼辦，該着給我的，如數給了我，連鳳城府，我全不呆了，我回家忍了，我預備整天的燒香念佛贖罪。」那個師爺猛然把桌子一拍道：「混賬的東西，你敢當面罵我，滾出去，有什麼事明天我帶着你見了府台大人，你可也別改口，照樣這麼說。」賈德似乎也急了，他也瞪着眼道：「師爺幹什麼拍桌子威嚇人，難道還會把我也摺監入獄不成？」那個師爺站了起來，喝叱道：「賈德，你聽不聽吩咐，我可要對你不起。」這個賈德被他這麼喝叱着，也是帶着十分憤怒，一賭氣子轉身往外走着，口中說着道：「走就走，我也豁出去了，把姓雲

的害完，翻臉不認賬，惹急了姓賈的，把這件事全抖露一下，叫鳳城府的人評評理。」那個師爺也在連連喝罵着。

這個賈德氣憤憤走出屋來把風門子一摔，鐵麒麟張凱此時身形猛往旁一撤，容得這個賈德往台階下一邁步，突然往前一橫身，一掌把他脖項下抓住，這個賈德噉的一聲，已經閉住了氣，鐵麒麟張凱往他臂下一橫身，竟把他扛在肩頭，很快的已經轉出這道小院，順着這條夾道，一直往北轉過來，屋中的那位師爺，聽到外面的聲音不對，他口中在問着：「賈德，你怎麼了？」他跟着把風門推開往外查看，風門子一開，突然覺得眼前一片黑影，向他身上撲來，他叻的一聲怪叫，這一下子，把他身軀整個的倒撞回來，仰身摔倒屋內，已經吓得死了過去，這是侯玉給他吃了這麼個大苦子。

屋面上的侯天化，見鐵麒麟張凱扛着這個賈德直奔後面，侯玉跟着也退出來，鐵麒麟張凱早打好了主意，這府衙的後面，偏着東北角有一片極空曠的地方，離着知府的住宅也遠，府衙的大獄更在西面，把這個賈德扛到後面的大牆下，往地上一放，侯天化侯玉爺倆個全到了，侯天化低聲說道：「張老師，不把他弄出去成麼？」張凱道：「用不着費那麼大勁，在這裏過個熱堂是很妙的地方，此時這個賈德已經緩過氣來，他剛要發聲喊嚷，鐵麒麟張凱已經把他頭髮抓住，低聲喝叱道：「賈德，你是想活想死，只要你敢出聲喊嚷，就是你死期到

了，趁早把你所作所爲，真情實話在老子面前說個明白，我知道你是被人利用，作這種傷天害理的事，你敢說半句虛言，我要你的命。」說話間，張凱把他的頭髮一鬆，扭頭招呼道：「小伙子，幫個忙呀。」侯玉趕緊過來把賈德的頭髮抓緊；鐵麒麟張凱雙掌往賈德的兩肩膀上一搭，在肩井穴上用一摸弄，跟着抓住他雙臂的三里穴，往起一托，往下一扯，這個賈德他剛一吱呀已被鐵麒麟張凱把他嘴堵住，這個賈德雙臂的骨環已被卸下來，疼的他渾身顫抖，張凱這時却低聲喝叱道：「萬惡的東西，不要動，死不了，你趕緊的說真情實話，我把你骨環給合上，你照樣活下去，你只要敢虛言搪塞，和老子們暗中調查的情形不符，就是你死不了，也叫你作一輩子廢人。」張凱跟着把手鬆開。

這個賈德頭上冒着汗，他可真不敢喊了，低聲哎呀着道：「好漢爺們，饒了我，我說，我什麼全說，我小子虧心，我瞞心昧己的作缺德事，想不到我白害了人，落得兩手空空。」

侯天化一旁喝叱道：「少說廢話，不快講，把你兩條腿也卸了叫你死不了活受。」賈德忙的道：「我說，我說，姓雲的不知道爲什麼和現在盛京都統結了仇，從三年前，他們就安心收拾他，在這鳳城府地面，把我薦舉到他家中，一切事，也不能詳細說了，反正是安心叫姓雲的傾家敗產，我小子也是被他們花言巧語的妄想發這種缺德財，直到最後，有一個姓柳的夜間越牆入雲宅，和雲天柱相見，也是我報告給府衙官差，這才把他們一同拘捕到案，我

賈德不這麼作，他們也不饒我。」這個賈德此時因為疼得厲害，他恨不得把所有事全從肚腹裏倒出來，把柳鵬飛雲天柱被捕後的情形和起解護差所有的人，一字不差的全說出來。

此時鐵麒麟張凱恨聲說道：「賈德，你這麼昧起天良作這種萬惡的事，本該把你置之死地，但是老子們已經不願意再殺人了，便宜你這條狗命活下去，早晚你也就知道你所得的報應了。」張凱跟着把這賈德的嘴，用布塞緊，把他骨環合攏，向侯玉招呼聲：「把這東西捆起來，只把他兩腿捆上就成了。」侯玉道：「兩隻手不給他捆上我們萬一走不脫，在府城不是是非麼？」鐵麒麟張凱道：「若那麼便宜他，世上人更可盡情作惡了，骨環雖合，筋骨已傷，叫他多疼些時，也都知道這是給他的報應，他至少要得半年後才能養好。」侯玉跟着把賈德的雙腿捆住，把他放在牆根那裏，身上更給他蓋了些亂草，這個賈德就算不死去層皮。

六 調虎離山

鐵麒麟張凱跟侯天化在鳳城府偵知柳鵬飛雲天柱被陷害經過，一同離開府衙之後，鐵麒麟張凱向侯天化父子二人說道：「此去盛京有極遠的途程，他們解着犯人走，決不會連夜趕，並且他們是今天才起的身，只能走出一站去，你們趕緊的知會許連城父子等立時起身，這裏的事無須再顧慮什麼露形跡了，咱們先離開鳳城府，也好商量下手之策，我到東關外等

你們，在天明前你們全要出城。」侯天化，侯玉也知道事情緊急，跟張凱暫時分手，悄悄的先兩個找到許連城店中，他們就在五更前全出了鳳城府，在東關外跟張凱聚合之後，現在的事情是真相已明，更知道柳鵬飛遇到了冤家對頭，侯玉所探聽的盛京所下來兩名差官，全是柳鵬飛的仇敵，更是出身綠林的人物，這種人不拿出些手段來對付他，恐怕柳鵬飛，雲天柱就不易救出來了，並且還得在路途中小手，這件事只要容他們解到盛京之後，那種地面上不容易脫身退出來，並且柳鵬飛帶着很重的棒傷，他們案情又重，全身刑具，柳鵬飛身帶棒傷，雲天柱不能高來高去，只有在中途下手，比較着容易得手，在一計議之下，絲毫不敢耽擱，這半夜的工夫，一路的緊趕，就緊趕出半站來，到了中午左右，已經追上起解的一班人。

仗着護解着差事的，他們又是按着驛站，多一點路不肯走，所以鐵麒麟張凱等尙還能從容下手，鐵扇子侯天化，鐵麒麟張凱，全認爲柳鵬飛身帶棒傷，不把他早早的救出來，危險太多，水上飄杜興，黑心劉德茂，這兩個東西什麼陰損手段全許用，他棒傷雖重，既然能起解，坐着車走，還不致於殞命，倘若有個風吹草動，或是他自己想逃，一個走不脫，柳鵬飛叫他們廢了，那可是沒法挽回的遺憾，所以決意中途下手，不再等待。

彼此一計劃之下，許連城他雖則也是一個練武的，但是經商多年，他一舉一動，全帶着買賣人的習慣，這樣送鏗遞東的事只有交給他，好在鐵扇子侯天化，張凱等互相策應，這種

事是一個猛勁；尤其是在中途下手，倉猝間，不致於被他們識破，東西只要遞到了，柳鵬飛他自能够照辦，這種事關係着雲天柱父女和他的生死，他不辦是不成了，所以當時，鐵麒麟張凱打扮成一個檢糞的，在一過黃草驛，中途遞柬，送鏗，事情作得十分乾淨，許連城行動上沒有一點破綻可尋，他一抓車簾一喊：「姓雲的你坑了我。」東西已經遞進去。

並且東西不大，四寸長折斷的一塊鋼鏗，跟一個紙團，許連城塞到柳鵬飛的腿邊時，柳鵬飛當時可是吓得一身冷汗，這種事是很險，自己當時連動也沒動，可是許連城的哭鬧一班護差的人，只有監視四週，保護車輛，誰也沒想到往車裏搜一下，當時若是認真搜索，事情是立刻敗露，因為就在柳鵬飛的腿底下壓着，他始終沒敢動，趕到這個許連城撲到前邊，跟雲天柱討債拚命，柳鵬飛才把這一段鋼鏗抓到手中，字團也趁勢展開，只有有限的幾個字，告訴他預備下鐐，不入店，仍然在中途接他走，來的人你也看見，事情必作。柳鵬飛把紙團吞在肚內，他在車箱子內，往外面看的清楚，把半段鋼鏗塞入鞋內，他的鞋錯非落店不能脫，這樣當時一陣擾亂之下，柳鵬飛已經知道來人的用意。

他真個胆量也大，就在事情剛完，車一起身趕路，他認定了只要落店決沒有機會，因為身旁不斷有人，那會容自己在腳鐐上作手脚，他趁着車馬往前走，這種轎車子走起來，聲音最大，車輪轉一下，鋼噹鋼噹的，並且有馬蹄子聲，車身幌動着，他認爲不在這時動手，就

沒有機會了，他趁着車聲响，雖則帶着鐐子，兩手照樣的能動作，他把四個鐐環，靠着鐐拐子的這兩個鐵環，全銼了，連着也就是黃豆那麼粗，到了時候，就是自己用力一崩，鐵環立刻能脫落，鐐圈子可是下不來，那種東西是冒釘砸上的，可是也用不着非把他除去不可，他在落店之前，竟把自己的事作好，他知道這段鋼銼帶進店去危險太多，好在落店時天已不早，趁着下車時，把這段鋼銼趁勢拋向店房的牆角，東西出了手，自己是全份刑具，這種東西就是被誰拾去，他們認爲可疑，也只有疑心，在明面上任什麼看不出來。

果然到第二天，鐵麒麟張凱等已經埋伏好，跟綴下來，因爲紙東上已然說明，他手鐐子幾時下了，幾時就是動手的時候，這個柳鵬飛當時一進高粱地，旁邊的喊聲一起，那個揀糞的吆喝，這就是遞了信，他在一俯身時，把鐵鐐崩斷，許連城，侯天化，侯玉，全到了，張凱是在地邊子上頭一個動了手，雖是一班護差事的人，那麼緊急搜索，可是依照被這班人把柳鵬飛劫走，這就是這班人的聚合一處的情形，現在杜興劉德茂跟大班頭張得祿，弄得狼狽趕奔下一站。

現在只剩了雲天柱父女，他們這次栽的跟頭可够厲害的，趕到驛鎮落店天色已經不早了，好幾個受傷的，大班頭張得祿是哼聲嘆氣，黑心劉德茂，他是個十分狡詐的人物，他是決不發一句怨言，反倒對鳳城府這位大班頭好言安慰着，向張得祿道：「你放心，走的了和

尚，走不了廟，姓柳的現在逃出手去，不過多加一分罪名，張頭，你是不知道，他手底下上百的人，我們有地方撈他去，在都統那裏一切事由兄弟我擔當，你放心好了，我們已經折在路上，店裏頭小心一些，這兩股差事看好了，別叫他再出了事。」

黑心劉德茂當時吩咐捕快們，兩股差事分在兩個屋內，現在因為中途一出事，對付犯人有了藉口的地方，告訴他們，有風吹草動，只管下手，把犯人廢了，有什麼事，姓劉的擔當，現在他們成了驚弓之鳥，對於雲天柱，雲燕姑監視的特別嚴厲，水上飄杜興招呼着店裏，給這些人作飯，他們一肚子憤怒，只有店家遭殃，喝叱叫罵，店家惹不起，只有小心的伺候，這時劉德茂正站在他們所住的房間門前，他注意着店房內其餘的客人們，和出入的人，院中雖沒有燈火，但是他們都在自己的房間門首，掛起一個紙燈籠，各房的客人，也有吃過飯的，也有將吃晚飯的，因為不到二更，店中正在亂的時候，這又是個大驛鎮，客人不斷出入着。

忽然見店伙從外面領進兩個人來，這兩個人很年輕，頭裏是個鄉下姑娘打扮，後面跟着一個年歲也很小，這兩人低着頭往裏走，店家在說着：「就剩了西邊這一個單間了，你們再晚來一刻就沒有房間了。」這個劉德茂也是個酒色之徒，他走到什麼地方，見了女人就注意，死盯着前面那個姑娘，但是看不見面貌，不過房間離着他們住的屋子很近，相隔着兩個門

口，店家開門，把這兩個客人領進去，屋裏也點起燈來，這個伙計剛出來，就聽得似乎那個姑娘的口音，在很怒的鬧着：「小三子，爹媽怎麼囑咐你了，路上什麼事不許管，不許問，方才在道邊子上，我攔着你，你還不聽，你也不小了，十五六歲的小伙子，又常跟爹爹作生意，你難道還不懂那樣的人看不得，碰上了還不趕緊走，你真把我急死，真把我氣死了，等着回去我非得告訴爹爹重打你一頓不可。」

那個很年輕的少年，他帶着不服氣的口吻反口說道：「你怎麼這麼胆子小，我跟你出來才糟呢，這碍着我什麼事，憑什麼他帶着那個東西躲在高梁地裏，一定是殺人放火的匪徒，從獄裏逃出來的，要依着我，還想喊人抓他呢，姐姐，不是我看不起你，你終是女人，我們跟爹爹販貨時，還捉過一個打悶棍的呢，要叫你看見，早吓死了，往後再到外祖母家，說什麼我也不跟你一塊去了，你比爹爹規矩大，我受不了，咱們趕明兒，誰也別答理誰，各走各的路。」

那個女的道：「小三子，你敢這麼不聽說，你再胡言亂語，我可要打你了。」因為他們兩人說話聲音很高，黑心劉德茂聽得很清，不由心中一動，帶着鐐的犯人，藏在高粱地內，這不是逃走的柳鵬飛麼，難道救他的人，還什麼不把他弄走，這可是怪事，我得問問，這時店伙正向這屋送進水來，風門子正敞開，伙計在問他們吃什麼？那個姑娘說：「在路上已經

吃過了。」伙計正走出屋來，劉德茂湊到門邊，店伙剛要關風門，劉德茂一把把風門抓住向店伙道：「走你的，我們是熟人。」他話聲中，已經走進屋內，隨手把風門關閉。

屋中這姐弟二人，全是驚惶失色，吓得往後退，那個姑娘口中在問：「你找誰？」劉德茂把面色放緩和了，說道：「姑娘，不用大驚小怪的，店房裏這麼多人，你怕什麼，有話問你。」這個姑娘道：「我們不認識你，你倒是幹什麼？」劉德茂把面色一沉道：「姑娘，自然有事，沒有事往你屋中來作什麼，告訴你，我們是地面上人，你姓什麼，這個小伙子是什麼人，你們是幹什麼的，爽快說，別麻煩，三言兩語，並且告訴你，你們沒犯法。」這個姑娘道：「哦，你是老爺，我姓趙，我就叫趙小姑，他叫小三子，我們住在黃家屯，離着這個鎮甸還有三十多里路，我們這是從外祖母家中來，他住在許家莊，離這兒也是三十多里，老爺，我們是窮人，爹爹是作小生意的，媽也鬧着病，外祖母年紀大了，病得很厲害，想媽想我們，爹媽全去不了，只好打發我們姐弟二人看望他老人家，我們住了好幾天了，有年歲的人常鬧病，不要緊，已經好了，我們回家，要是坐車，差不多一天就可以趕到了，我們全是窮人，只有脚下走省錢，老爺你倒是有什麼事，我們見了官人害怕。」

黑心劉德茂點點頭道：「很好，趙大姑，你話講得很清楚，再問你一點事，你可爽快說沒有你們的關係，你們在什麼地方看見高梁地內藏着人，並且還看出是犯人，從實的告訴

我，決不難爲你，老爺還有賞。」這個姑娘幾乎幾乎哭出來，伸手用手指頭戳了那個年歲小的一下道：「小三子，我說什麼來着，你是非惹禍不可。」這個年歲小的吓得張口結舌，直往後躲，這個姑娘道：「老爺，你聽錯了，我們沒看見什麼人。」劉德茂厲聲喝叱道：「好好對你講，你不從實說，我可招呼人，把你們全鎖進衙門，那時後悔已晚，你倒是講不講。」那個姑娘忙的說道：「老爺，你可別鎖我們，我們全是鄉下孩子怕事，我告訴你，事情我們可不知道是怎麼個原故，就在這驛鎮西，偏着北邊，通着莊稼地有一條小道，我們正從那邊來，小三子因爲要在道邊內走動，他鑽到裏面去，趕到他出來時，輕手輕腳拉住我，叫我別嚷，拉着走，跟他走着，我這個弟弟太頑皮，老爺想，我們一個姑娘人家不敢多事，我問他，他也不說，拉着我緊走，趕到穿進高梁地內，也就是六七丈遠，小三子叫我從高梁棵子隙縫往裏看，老爺裏邊坐着一個人，一身的泥土，他低着头，正在兩手用力，絞他腿上帶的一付鐵鐐，老爺，我們雖是鄉下人，這種東西看見過，因爲常常在村子邊看見官人捉住匪人，脚上全帶着這種東西，他用力的弄了幾下，那個東西弄不斷，急的他咬牙切齒的自言自語，大約是說：『要是剝了我一個人走是走不脫，怎麼還不來呀。』老爺請想我看見這種人，胆子全吓破了，幸虧小三子還沒敢言語，我拉着他退出高梁地，一路緊走，才出了這段小道，老爺你想這個孩子不是胡鬧麼，倘若我們姐弟被他看見，就全沒命了，路上我也不敢

過甚的說他，到了店中，我鬧了他一陣，還是不服氣，不想被老爺聽見，這全是真情實話。」

黑心劉德茂一聽又驚又喜，這不問可知是那柳鵬飛，從莊稼地被人救着脫身逃走，我們追得過緊，跟救他的人已經全散開，聚不到一處，這個人既隱匿在附近，我們不下手把他撈回來等什麼，遂向這個姑娘問道：「你不要怕，事情和你們無關，這個人犯了極大的罪，才逃出去的，他腿上帶着鐐沒有能力了，你們是在那裏看到他，離這裏有多遠？快着講。」

這姑娘仍然變顏變色的道：「出了這個驛鎮往西，離着也就是半里左右，往北去一片高粱地內，那裏很好認，一條斜往西北去的小道，就是黑夜間也看得出，老爺還想找他麼？」

黑心劉德茂哼了一聲道：「你不用問，你不懂。」立刻推開風門，向自己房間那邊一抬頭，孫秀跟杜興全站在門口，望着這邊，他們知道黑心劉德茂進了別人的客房，一定是有事，劉德茂見院中有人，趕緊來到近前，向孫秀道：「看見了，西邊客房第五間，把着點，裏邊兩個小雛兒，別叫他們走了，有事。」跟着拉着杜興走向自己住的北房堂屋內，低聲說：「把張頭叫出來，快！」張得祿正跟費和胡長勝，在東裏間，守着雲天柱，杜興向裏屋一招手，把他招呼出來，劉德茂低聲道：「張頭，告訴你個喜信，姓柳的這叫命裏該當，小子可沒走脫，咱們快着點分配人，住店的一個鄉下姑娘，和一個小子，發現這個姓柳的就在附近，腿上的鐐還沒卸下去，大約是人走散了，小子路徑不熟，竟撞到這裏，我們這還不能把

他拾回來麼。」水上飄杜興，容得劉德茂細說偵問情形，遂向劉德茂道：「師兄，咱們可慎重一些，這時再去了不會撲空麼，這可是很大的工夫了，店裏的人也要緊。」

劉德茂道：「兄弟你真是小心的過分，哥哥我不得不挺硬，張頭是好朋友，你也在衙門口裏混了這些時，我雖是那麼說着，到了盛京，公事怎麼交代，好容易得到他下落，說什麼也把他撈回來，他就是走了，也去不遠，別耽誤事，你怎麼樣，肩頭上的傷還可以活動活動麼？」劉德茂這個話完全帶着怒。

杜興冷笑一聲道：「這點傷算得什麼，你別爲我打算，咱們哥兩個的事，我幾時會含糊了，走。」劉德茂道：「人少了不成，他們發現時雖是他一人，此時難免他的黨羽，已經集合一處，我們還得多帶兩個人，張頭，你得留在這裏保護差事，姓雲的雖也是練武的，不怎麼樣，那一個更沒有什麼，胡頭身上有傷，陶師傅腿上也帶着傷，我看我們帶着費和，孫秀哥兩個，我們四個人是成了，就這麼辦了，好歹的也要弄個水落石出，可是把這個姑娘小子全捎着沒別的，得叫他們指點引路，一打二吓嚇，這點小事，不用我囑咐了。」說話間，把費和也叫出來，告訴他招呼門外的孫秀帶傢伙，劉德茂帶着杜興，來到西邊第五號客房，連招呼也不用，拉門走進屋中，只見那個小伙子爬在桌上，似乎受了氣，那個姑娘坐在炕邊，垂頭喪氣，劉德茂杜興進來，姑娘一抬頭，這二人已經看見姑娘眼圈全紅了，似乎剛哭過，這

時吓得二人全站起。

黑心劉德茂道：「趙姑娘小三子，我把話跟你們說明，這個犯人很重要，無論如何得捉回來，這個人不捉到，你們就走不脫了，爽快的給我們引路，指點我們他隱藏的地方，不用怕，到時候有人保護你們，躲得遠遠的，我們的人多，只要把這個犯人捉獲，還要賞你們銀子。」跟着伸手拍着小三子的頭道：「小伙子，你很精神，趕緊走。」說話間更掏出一把錢來，塞向小三子衣兜內，道：「這點錢不算數，事情完了還給你們銀子，回家作新衣服穿，這個小三子立刻把眼抹了一下，可是那個姑娘却是雙眉緊皺的道：「老爺們，我不是說得很清楚麼，你們自己去，我們害怕。」

杜興道：「姑娘少費話，你不快些走，拿你們兩個就當土匪辦，快着走別耽誤事。」這個姑娘似乎急得眼含着淚，可是劉德茂杜興催促着，這個姑娘伸手把炕上一個包裹抓起，杜興道：「拿你的包裹作什麼，放在店中丟不了，這裏還有我們的人呢。」姑娘道：「不成，爹媽告訴我們了，自己的東西不要離開，裏邊還有外祖母給的兩吊錢呢。」說話間他却跨在肩頭上，劉德茂哼了一聲道：「鄉下人，沒見過世面。」這個姑娘這樣土頭土腦的行爲，劉德茂杜興絲毫疑心沒有了，立刻監視着這姐弟二人走出屋來，店家和旁邊其餘的客人全探着頭看，可是費和孫秀此時全提着傢伙，站在門邊，誰還敢多問，店家也不敢攔阻這姐弟要店

錢，劉德茂杜興帶着這姐弟二人走出店房，一直的够奔鎮甸外。

一出鎮甸，野地裏是黑沉沉的，這幾個人全亮着傢伙跟隨，這個趙大姑緊抓着他弟弟小三子，杜興認爲他們害怕，不住的低聲招呼着：「不用怕，想想方才所走的地方別弄錯了。」那個小三子似乎很高興道：「老爺不會走錯，我記得。」一直的往西走出果然半里多地，小三子向劉德茂招呼道：「老爺，就是這條岔道內，我記得清楚。」說話間他拉着他姐姐緊往這岔道走來，這四個人緊跟着，可是孫秀費和他們終歸是衙門口久辦案的人，心眼兒髒，此時他兩人也緊欺到這姐弟身旁，他是怕他們跑掉，杜興還在低聲喝叱着：「快走，腳底下可放輕點。」這時往岔道內已經走進六七丈遠，小三子道：「老爺們，慢着點，我看眼前這片地方就像。」跟着招呼：「姐姐你看是不是？」劉德茂在旁喝叱道：「別高聲！」跟着用手一拍趙姑娘的肩頭說了聲：「姑娘是這裏不是？」這個趙姑娘低聲答道：「我看着可像。」這時忽然聽得高粱地內遠遠地唰啦响了一下，杜興忙說道：「你們聽！大約裏邊有人，趙姑娘，小三子，腳低下輕着點，往裏走，這個趙姑娘低聲說道：「老爺們可別離遠了，我們害怕。」劉德茂道：「你們只要看見那個人立刻退出高粱地外，躲得遠遠地。」此時劉德茂杜興孫秀，費和手中各提着傢伙，隨在這姐弟兩邊，這姑娘跟小三子用手分着高粱棵子往裏輕着脚步走，兩旁的人雖則仍然是監視着，可是這種地方絕不能靠在一處走，不過離着他姐弟很近，

相隔也就是二三尺，往高粱地內走進來兩丈左右，杜興跟孫秀二人是在小三子的左邊。

七 喬裝公差

這時小三子突然身形往左一撲，口中說聲：「傻狗滾開吧！」他一個虎撲子式，雙掌整打在杜興的身上，杜興是出其不意，毫沒防備，這個小三子下手快力量大，這一下子把水上飄杜興整個的身軀就打出去，砰的一下仰面栽倒，孫秀是緊隨在杜興的身後呀的一聲怪叫，他猛往前撲，手中的刀就往前遞，可是他究竟沒有這小三子手脚俐落，孫秀這一刀扎過來，這個小三子手底下真快，他身軀向右一沉，一抬腿，照着這個孫秀的腕子一踢，孫秀一晃身算是把腕子撤回來，這姐弟兩人是同時發動，這邊杜興被打喊出聲來靠右邊劉德茂費和他們手底下倒也够快，劉德茂伸手就抓這個趙姑娘，這姑娘左手猛往外一推高粱棵子，右掌往起一翻，把劉德茂的右臂擋出去，口中喊了聲：「傻小子們！姑娘不陪了。」唰啦一聲這姑娘身軀縱起，已經竄出去。

劉德茂費和此時氣炸了肺，口中暴喊着：「萬惡的東西！在老爺們面前弄這個，我看你那兒走！」他跟着身形往前撲，可是他這一緊追，幾乎送了命，一條龍頭鳳尾鞭甩過來，鞭頭正向他頭上砸來，這個劉德茂是個久經大敵綠林，他在沒辨清敵人所使用的是什麼傢伙，

他不敢用刃硬架，身形往回一縱又倒竄回來，可是這個趙姑娘竟喊聲：「小三子！別跟優狗費工夫，咱們走！」此時費和剛從劉德茂的身旁撲過去，唯獨這高粱地內實不是動手的地方，因為只要你一個不留神，就被高粱葉子劃傷，趕到費和撲過去他的臉上手腕子上全被高粱葉子劃破了，那邊那個小三子在剎那間一連兩個縱身，竟向西竄去，這時那杜興翻身躍起，四個大活人，竟會被這麼兩個鄉下的孩子給愚弄了，四個人齊往前撲，可是這兩個姐弟已經逃得無影無踪。

那個捕快孫秀這時忽然高聲招呼：「哥哥個別追，他們這是調虎離山計，我們趕緊回店。」孫秀這一喊嚷，劉德茂等竟醒悟過來，大家也明白這是調虎離山之法，他們一定是要在店中下手，劉德茂、費和、杜興互相招呼了聲各自回身往高粱地外翻回來，那個劉德茂因為自己是首先被人愚弄，他是又羞又急，一邊往回走，口中不住罵着：「這兩個小雜種！幾時遇到姓劉的手內，我非把他們弄死不可。」他的話還沒落聲，突然身後唰啦一响，有人喝聲：「叫你罵！」一條練子槍唰啦的向他後腦上砸來，劉德茂趕緊往左一撤身，右肩頭往後一甩，掌中刀往起一迎，嘩啦一聲練子槍竟跟刀纏在一處，劉德茂此時在這假差魏難當之下，他也是安心拚命，刀被練子槍纏住，他趁勢把刀往前一送，整個的身軀隨着刀往前送的勢子猛撲過來，刀跟練子槍纏住，不過是一個猛勁，趕到他往前一撲，練子槍已經撤回去，

高粱棵子唰啦的一片暴响，竟自被敵人逃去。

此時杜興，費和，孫秀也因為劉德茂又遭到襲擊，他們三個人也趕緊猛撲回來，各自掄着手中刀，在高粱地內一陣亂砍，這種地方不用隔多遠，只要離開四五尺，你就找不到暗中潛伏的人，可是劉德茂在忿怒之下，他竟往裏面搜索，杜興等攔阻不住，也全跟着他往裏撲回來，可是那姐弟兩人已不知逃向那裏，這一來趕到他們再翻回來，退到了這條小道邊，捕快孫秀向劉德茂杜興道：「劉老爺！杜老爺！咱們無論如何還是趕緊回店爲是，店裏的人太少了，事情很顯然，我們是被誘了，咱們趕緊走！」說話的時候，是順着這條小道拐過來，黑心劉德茂滿懷憤怒，他此時明知道敵人的手段可够厲害的，這場事要完全毀在他們手中，尤其這姐弟二人，這麼點年歲，竟有這麼大膽量，一邊走着哼了一聲道：「姓劉的算想開了，事情任憑弄到怎樣結果，咱得看看最後一招。姓劉的不會這麼認敗認輸。」他一邊走着，這次他可是十分注意了，因爲明知道這兩個小東西決不會走開，他們分明是想絆住自己弟兄四人，不叫我們脫身，一邊留着神，一邊打主意，果然這次被他發覺的快，因爲他口中說的話，就不是他心中所想事，他已經注意着右邊的高粱地內，此時他耳中聽得離開也就是不到兩丈，高粱葉子有唰唰輕响之聲，這次他是一聲不响，一個鶴子翻身，也再不管高粱葉子的劃傷，身形像箭頭子一般，直向高粱地內撲去。

他身形撞進來，刀操在頭裏，向發聲之處扎去，可是他身形撲到，刀遞出去左邊的高梁棵子喇啦的向北一倒，就是一大片，一個人帶着笑聲，口中罵着：「臭賊，你小子這叫假聰明。」人隨着話聲，已出去丈餘遠，這種地方任憑身手多麼輕，行動也有聲音，黑心劉德茂此時也罵出了口，高喊着：「小雜種，要是人生父母養的跟你劉老爺招呼幾下，放心吧，小雜種，店裏兩股差事不要了，我也非宰了你不可。」他隨着喊罵聲中，趁着這片高粱棵子倒下去的勢子，往北一縱，暗地裏把鏢已經登到掌中，果然前面這個被罵得也怒極了。口中招呼着：「臭賊，出口傷人，小祖宗毀了你吧。」一條黑影從北邊反撲回來，黑心劉德茂他是不講江湖道使用暗器的規矩了，一抖手，掌中鏢向前打去，他這支鏢發的十分勁疾，可是鏢打出去，耳中只聽得迎面喊了聲：「好小子。」身後猛然喇啦一响，一條練子槍，兜着他後面砸下來，這個黑心劉德茂一鏢打空，反遭襲擊，往左一甩肩頭，斜着一縱，算是把練子槍避開，他因為後面這人離着太近，一個猛虎出洞式，反撲過去，掄刀向這條黑影砍去，劉德茂是安心拚命，此時水上飄杜興，費和，孫秀，那邊全等他打招呼，已經全商量好了，分三下裏一個從南邊圍過來，兩個從北邊往高粱地內撲，一個練子槍，一條龍頭鳳尾鞭，喇啦喇啦的在高粱地裏旋轉舞動，忽進忽退，倏起倏伏，這種情形劉德茂杜興雖則是久走江湖的綠林，今夜真有叫不出的苦。

這種地方，任憑你手底下本領多大，有這種濃密的青樑子擋着，只有這片莊稼地遭了殃，這四口刀，在這片莊稼地內舞動，噠噠喇喇的連續暴响着，可是動手的功夫，越發的往莊稼地深處擠進來，水上飄杜興，突然連着打起幾聲胡哨，他却阻止大家，不再往裏追，他突然暴喊聲：「你們快着點，南邊這裏竄過來的是鎮甸裏邊出來的，追！」他手中的短刀，盤旋舞動，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已經斜着衝出這片莊稼地到了大道邊，劉德茂孫秀費和也是隨着他的喊聲，猛撲過來，水上飄杜興這個詐語算用着了，其實這邊並沒發現人，他因為自己的人太不利，雖則沒被這兩個小傢伙打傷了，可是每人頭面手臂，全被高樑樑子劃傷，所以杜興認為只有先撤出這片高樑地內，外面的地勢寬闊，沒有潛踪隱跡的地方，也好趕緊撤回驛鎮，查看店中是否真個出了事。

這時一到了這寬大的地方，劉德茂已到了近前，杜興低聲招呼道：「咱們無論如何也得撤回驛鎮，暗青子預備在手底下，任憑這兩個小傢伙暗地阻攔不到了我們身邊，決不要再管他。」這時四個人分散開，前後兩人，左右兩人，提防着兩旁的莊稼地內，離着驛鎮，只有半里地，一路疾馳，眨眼間已到了驛鎮前。

見驛鎮內似乎沒有出什麼事，劉德茂等雖見街上尚不斷的有人走着，好在他們全是官人，提着凶器，是照樣狂奔，趕撲到了店門時，這附近一帶，可越發冷清了，挨近店房的幾

家舖戶，全是關門閉戶，熄滅燈火，連個說話的聲音全沒有，因為這個時候不甚晚，水上飄杜興就知道事情要糟了，他頭一個竄過來，嗖嗖的一連兩個縱身，已經翻上店房的門道頂，他剛從上面一落，在店房的東屋頂那邊，有人在喝叱着：「什麼人？」此時劉德茂孫秀費和，已經全翻上房頭，這時杜興已然辨別出在房屋頂發話的，分明是大班頭張得祿，杜興趕緊答話道：「張老爺，怎麼樣？」

大班頭張得祿，在屋頂上一蹶腳恨聲說道：「毀了，我們一敗塗地，沒法活下去。」劉德茂，費和，孫秀已經全看到店房中各客房黑沉沉一片，只有自己所住的那三間正房，跟東邊的一個單間點着燈火，連店裏伙計，一個看不見，只有大班頭張得祿站在房頭，黑心劉德茂向張得祿一揮手，這五個人一同翻下房頭，劉德茂道：「張頭，早知道是這麼件事了，這叫慣騎馬，慣跌腳，我們弟兄好歹在江湖上也闖了二十年左右，這次的失風不利，就算我們弟兄到了最後的關頭，好吧，現在事情已經弄到這般地步，沒有什麼了不起，姓劉的早打好了主意，我們弟兄有項上的人頭交代這案，就是罪名還大，但是把我們怎樣不了，不怕弟兄們笑話，無家無業，闖江湖的兩個窮光蛋，冤家對頭們手段就是厲害，他不把姓劉的姓杜的腦袋擄去，我們只要能活着回到盛京，事情放在我們弟兄的身上，兩個人全走了麼？」

張得祿是垂頭喪氣答道：「雲天柱被匪徒弄走，那個姑娘沒有走脫。」杜興道：「還留

著一編，這真是對我們弟兄天高地厚之恩了，好，我們有什麼事，儘量說去。」說罷，一同走進上房，連軍把式全聚在上房的東間，捕快陶成，胡長勝，全在兩間守着雲燕姑，杜興劉德，凌遠得西間，只見那個雲燕姑已經用手銬子銬上，低着頭坐在炕上，水上飄杜興到了近前，伸手往燕姑的肩頭上一拍，說道：「二姑娘，你幾時去，說痛快話，你可知道，你只要在我爺們手中，我們可就有擺治你的權力，說痛快話，別等我費事，你們究竟是怎麼定規的，一共有多少人。」

這時雲燕姑一抬頭，咬着牙哼了一聲道：「你何必這麼裝腔作勢，威嚇我這麼個懦弱女流，你想把你姑娘鬪了，請你立時動手，這些事，你向我身上問，我能答對你什麼，我可告訴你們，我爹爹被人救走，他犯了滅門之禍，我雲燕姑跟被押在鳳城府的母親，只有低頭領罪，任憑處置，告訴你們姑娘是一個清白人家兒女，什麼事我全不懂的，你把我宰了，也問不出什麼來，不過可殺不可辱，你要是凌辱我，我可只有以死相拚，我決不再活下去了。」

杜興冷笑一聲道：「姑娘，你可放明白些，你這個話跟別人說，全信你，不過杜老爺不聽這一套，你爹爹究竟還認識什麼人？除了姓柳的以外，還有多少親友？」這時雲燕姑一低頭，口中說道：「住在鳳城府無親無友，只有姓柳的是當日林場的舊人，現在因為他一人牽連，我爹爹又弄成通匪的嫌疑，憑你們這一班捕快大班頭，竟保護不住被押的罪犯，我一個

姑娘人家，無法辨別這些事，請你看着辦吧。」這個杜興他把手一揚，喝叱着：「不識抬舉的東西！」他是揚手就想打，黑心劉德茂突然一伸手，把他的胳膊架住。向杜興道：「二弟，何必跟她一個女流一般見識，二弟你跟我來，我有話，和你商量。」

此時黑心劉德茂抬頭看了看屋中，轉身走出來，這屋中是紋絲沒動，一點凌亂的情形沒有，堂屋中是一片水跡，地上有好些碎碗片，趕到一進東裏間，劉德茂好生詫異，因為落店時，他對於店中的房屋是十分注意，就恐怕出差錯，可是店中的房屋十分堅固，雖則房子有後窗是死的，不能支起，劉德茂曾經親自檢查過：窗扇極結實，雖然天氣熱，窗上的紙還沒完全去掉，不過是刀把上面的紙孔全劃開，可以進風，此時後窗完整如舊，前窗也是照樣沒動，不過裏屋倒是有動手的情形，一張桌子已經被砸得折斷兩條腿，現在斜倚在牆角，靠前窗兩把椅子，也全散了，這種情形太怪了，匪黨來了多少人這麼下手，可是店中的情形又不對，不像是出過多大事，劉德茂向大班頭張得祿肩膀上拍了拍道：「張頭，你坐下。」更向杜興道：「二弟，這個雛兒只要走不脫，還得留着她，我們到盛京時還拿她填餽呢，並且事情雖則毀到這樣，倘若從她身上能够把眼前的事敷衍一下，我們弟兄能緩開手，照樣的可以挨個收拾這羣萬惡的東西們，可是張頭，人是怎麼走脫的，走的情形可太怪！現在我們合在一起，全算栽了跟頭，誰也不必再嫌難堪，你只管講。」大班頭張得祿面紅耳赤的把經過

的情形說了一番。

原來黑心劉德茂等四個人被那姐弟二人誘出店去，所來的這姐弟二人，正是許秀英跟侯玉，他們兩個人用計把四個人誘出店去，這一來他們的力量越發單薄了，不過以張得祿一個府衙八班大頭，在這個店內，又有許多客人住着，手底下還有兩個捕快，看守這兩股差事，依然還照顧得到，並且劉德茂等又沒出去多遠，店中的客人們尚在不斷的出入着，這種時候本不用怎麼小心，這種大鎮甸上，當地有驛館，靠驛鎮東也有駐軍，所以大班頭張得祿，決沒有什麼擔心，此時這幾個人晚飯已經用完，捕快胡長勝，他在西間，看守着雲燕姑，陶成在東間看守着雲天柱，這兩個捕快，一個是腿上帶着傷，一個就是在許連城送鏗遞柬時，從馬上把他摔下來，摔了一下重的，不過這種傷全是沒有多大妨礙，雲天柱是帶着全份刑具，雲姑娘他們全知道是平常女流，一點本事沒有，這樣足可以監視住了，因為他們一動一靜，現在是嚴厲的管着，大班頭張得祿，他是東西間的走着，他們的車把式，全在東廂房的一間客房裏。

張得祿此時從西間出來，走向堂屋門口，這種房間很好看，他站在台階上，看看院中各屋的客人，這時忽然從店門那裏走進一個帶着紅纓帽的官人，在天熱的時候，衙門口上下全是一樣，一律的換了涼帽，當官差的，帶這種帽子，只有紅纓子披散在上面，他們是沒

有頂帶的，一件官衣，一雙布靴子，這個官差年歲似乎很大，並且走着不住的咳嗽着，一手捂着嘴，一手提着一條馬棒，他進得店來，向櫃房裏鑽了一頭，他一直是撲奔了迎面上房門口，店房中院中是沒有燈，他們門口，雖則掛着一個紙燈籠，可也照不到遠處，院中依然是昏沉沉的，不過仗着客房中全有燈火，院中離得近了，也可以辨出面貌來，這個官差他到了正房前，這個人好像有癆病似的，一邊走一邊咳嗽往地上吐痰。

離着大班頭張得祿不遠，他却停身站住道：「這位上差，聽說你是鳳城府下來的，全是在公門中混飯的，一家人，我們是南崗驛驛鎮的駐軍，管理地面上的第一哨上的差人，這位頭有什麼事，只管打招呼，用什麼也請吩咐一聲，沒領教貴姓？」

張得祿因為他們起解護差是過境，並不在這裏停留，地面上用不着去掛號，所以不論到了那一站，免生無味的耽擱，決不向他們打招呼，現在當地官人到了這裏，並且人家說話很客氣，張得祿拱拱手，向這個官差道：「老兄太客氣了，我叫張得祿，是鳳城府府衙大班上的，我們因為公事緊，天一亮就得趕緊起身，所以在地面上不願意多麻煩，老兄你貴姓？」張得祿這時可走下台階。

這個老官差，忽然一陣連聲的咳嗽，彎着腰，咳嗽聲音住了，自己在抱怨着道：「人老了，就完了，這個樣子叫朋友們多笑話，我是個混小差事的，我叫張得祿，全都叫我張老

大，沒有什麼事，不過我們地面上有一點小麻煩。跟你們無關，你們住的全是那間房間，我們自己人多少彼此會照顧照顧，是不是張老爺，有什麼事，咱們回頭細談，現在我得把我這件事交代了。」張得祿因為他是地面上官人，他辦他的事和自己情實是無關，按着衙門口的規矩，尤其不許多問，遂說道：「我們就住的是這三間正房，東廂房靠南邊那一間也是我們住，請你多關照，你請執公，回頭有工夫，咱們親近親近。」這個老官差口中答應着，他已經扭過頭去，就這麼說着話，因為他將帽帶得低，張得祿就沒看清他的面貌，只不過看出是個衙門口多年不得意的人。

八 夜店劫囚

他此時轉身向西去，兩個店伙已經跟過來，他立刻帶着這兩個伙計從東邊的一排客房，挨間的全吩咐了幾句，客人們立刻的把門關閉，有的把燈火完全熄滅，有的把燈撥得也很暗，張得祿一看這種情形，這是本地面有什麼事，自己來到這裏，雖則有勢力，但是一個衙門口久混差事的，走在什麼地方，不能落了包涵，叫人笑話，不識相不懂事，並且人家關照在頭裏，分明對自己這班人，很閃面子，什麼事決不向自己這邊所住的房間交代官話，這種情形下，個人得尙些身份，他趕緊走向東邊廂房，車把式所住的那個房間內，向他們說道：

「你們把屋中的燈火撥得小些，人家地面上有事，可是和咱們無關，我們全是老衙門口了，別叫人家笑話，咱們一點面子不懂，少出去，少管閑事。」張得祿囑咐完，回轉上房東裏間，向陶成也照樣的說了聲，把燈撥暗了，跟着從裏間出來，自己把堂屋的油燈也撥得燈光如豆，這時他是走向西間內，進了屋，向胡長勝說了聲：「把燈火撥下去別叫他這麼亮，地面上大約在店中辦案。」胡長勝答應着，大斑頭張得祿轉身出西裏間。

他剛出屋門，外面一名伙計手中提着一把茶壺，他一直向東裏間走去，這時張得祿剛要向這個伙計招呼，問他兩句話，跟着可走進一個人來，也是紮着圍裙，他拉着風門子，向張得祿道：「張老爺，你快着點，本地官人在櫃房那裏等着你說話。」張得祿在這個猛勁，他也想不到會有別的情形，立刻隨着這名伙計就往外走，院中此時黑沉沉的，他跟着這名伙計直奔櫃房，櫃房那邊，也是燈火暗淡，剛到了門道內，耳中突聽得上房那裏唰啦吱呀的一聲怪叫，大斑頭張得祿趕忙一轉身，此時上房內的响聲非常大，噍喳噍喳，桌椅折斷之聲。張得祿口中說聲：「不好！」此時他猛往回下一縱身，這一下子正好，趕情引路的店伙，也是喬裝改扮的人，他已經猛撲回來雙掌照定了張得祿的背上打到，張得祿毫沒提防，自己的身形又是往前縱，這一下子，往前摔出去六七尺遠，身後這個人跟踪而上，可是張得祿一個懶驢打滾，向北一連兩個翻身，已經竄起來：他幸爾腿蓬上還有一把手七子，一轉身時，已把手

七子拔下來，可是這個喬裝的店伙，竟從背後的衣服內，撒出一對判官筆，雙筆揮動，向前猛攻，這一來，大班頭張得祿想脫身可不成了。

這個假扮年輕店伙的還是許世英，他這對判官筆，是鐵扇子侯天化一手把他成全出來，現在尤其放心的，劉德茂杜興等被誘出店，他們決不會回來，闖入正房，正是許連城侯天化，這個捕快陶成，他是守在屋中，侯天化趁着屋中黑暗，他們住店也沒有多久，雖然全是辦案的官人，店中究竟有多少人，他們也知道的不清楚，並且有鐵麒麟張凱弄來這身破官衣，大班頭張得祿在當時任憑多麼精明強幹，也沒法子辨真假，並且官人進店，不是向他們交接什麼事情，對於地面上的人，更是問不着。

在那種時代，茶館酒肆，和招商客店，雖說幹這種營業的在地面上全得叫的起字號來，眼皮子雜，認識人多，可是論作買賣，就屬他們這種行業受氣，只要穿上一件號褂子，就管的着他們，雖然鐵麒麟張凱的面生，他來到這個店裏，對於店家沒有一點打擾，只叫各屋裏把燈熄下去，店家沒有那種胆量敢問他，這種行爲，完全憑隨機應變，胆量大。這一來鳳城府這幾個捕快算吃了大苦子。

許世英把張得祿誘出去，侯天化他已經闖進屋中，這裏是早已踩好了，知道雲天柱押在東間，因為現在對於雲燕姑是決不想下手救走，就因為她是一個固執的姑娘，許連城是她公

爹，許世英是她沒過門的丈夫，這兩個人誰也不能救她，侯天化張凱是得對付屋裏的捕快，把雲天柱趕緊的先救出去，至於雲燕姑本身，就是到了盛京，只要許秀英騰出工夫，她自能下手救她逃出都統府。

這個侯天化一進東間，他手中提着一把熱水壺，捕快陶成他也因為進店後沒見過這麼個老伙計，他立刻站起來，說聲：「你幹什麼？出去。」這個老伙計說了聲：「老爺，你這發的那門子威，給你送水來了。」這個陶成此時覺得這個人似乎在那裏見過，跟着喝叱了聲：「不用水，趕緊出去。」他說着話往前走，這個老伙計立刻把這把壺往起一揚，口中說着：「官還不打送禮的，你裝的那門子蒜。」一抖手，這壺水完全向陶成身上潑來，雖則不是煮沸了的水，可也够熱的，澆了陶成一身。

這個捕快陶成他原本腿上就帶傷，此時一聲暴喊道：「張頭快來。」這個老伙計掄起這把壺來，照着他砸去，陶成一閃身，可是動手的人，收拾他還不容易，一抬腿，撲的一腳，把這個捕快陶成踹得整個的身軀砸在靠後牆的八仙桌上，哐啷一聲，桌子腿全折了，這時西屋裏看守雲燕姑的胡長勝，他同時聽到院中怪喊，東間動手的聲音，陶成也在喊，他伸手把刀抓起來，立刻把靠着後牆一張八仙桌子順手一掄，整個的擋在門口，這倒是一個辦案老手的作法，任憑那邊出什麼事，他不管，他要保住自己所看守的差事，把刀往回下一掄，向雲

燕姑厲聲喝叱：「往牆角退，你敢動，我先廢了你。」這一來胡長勝他算保住了命，就在呢叱聲中，此時一連又闖進兩個人來，一個就是許連城，一個是鐵麒麟張凱。那個捕快陶成被踢得連桌子全砸翻了，他腰上被磕傷，此時許連城張凱一進來，張凱一探頭，口中說了聲「手藝真好。」他可是撒身出來，守在西間的門口，這就是你不動，我不動，因為也要顧全到雲燕姑的安全，許連城一縱身，已經竄上炕去。

雲天柱帶着全身刑具，坐在炕裏他何嘗不明白，他雖則跟這鐵扇子侯天化不認識，連續出事，是很顯然，許連城這一竄上炕來，雲天柱厲聲喝叱道：「你們這是作什麼，姓雲的可不是這種人。」許連城此時形如瘋狂，因為雲天柱此時已經躲到牆角，一幌身站起來，許連城嘆的一把，把他的銬子抓住，口中喝叱着：「你得跟我們走。」雲天柱道：「我願意死，不能披賊皮。」許連城此時那還聽他這一套，他是練硬功夫的，立刻把雲天柱的雙臂往起一提，口中說道：「願意死，找清靜地方一塊死去，相好的，認了命吧。」他一轉身，竟把雲天柱的雙臂套在自己頭上，身軀往起一挺，把雲天柱背起來。

此時侯天化向那個陶成一指道：「便宜了你這個東西，你只要敢動，就廢了你，相好的，再見了。」這時許連城一縱身已經竄出門口，侯天化仍然守在門邊，提防着陶成往外追，鐵麒麟張凱守在西屋門邊，他身形一矮，往外一竄，此時院中大班頭張得祿正跟許世英

拚死，這時忽然靠東邊盡頭那邊所住的兩個車把式，全是衙門裏的人，他們見大班頭在院中和人動上手，店門關閉，上房這邊一片暴响，一個叫李五的，年輕力壯，他招呼着一個伙伴賈三，悄悄的從屋中溜出來飛撲上房，這兩個小子，也是自找苦子吃，他們跑到上房附近，離開動手的人，不致於被打上，兩個人一齊的高喊着，猛往上房門口撲來，張凱從屋中竄出來，往台塔上一落，此時頭裏這個李五，他見從屋裏竄出人來，猛往前一撲，伸手就往張凱身上抓，張凱哈哈一笑，容得他兩手遞過來，雙掌猛一分，把這李五的雙臂蕩開，撲的一下，再把他胸前的衣服全抓住，後面那個正往前撞，張凱喝聲：「滾開吧。」一抖腕子，把這個李五整僵的拋出去，這兩個車把式，自己和自己撞在一處，全倒在地上。

許連城跟踪闖出屋來，斜着往西一轉，已經到了上房轉角，立刻撲奔上房後。這段矮牆，侯天化跟踪趕到，雲天柱現在再想掙扎全不成了，這裏通着店房後是一條偏僻的小巷，牆頭也不高，侯天化頭一個翻上牆頭，這時許連城猛的抓住雲天柱的雙臂，身軀往起一聳，把他往上一托，竟把雲天柱貼着牆舉起，口中在低聲喝叱着：「姓雲的，十幾條性命全在你手中，你若不好好的跟我們走，可害苦了我們。」雲天柱到此時，也叫萬分無奈了，他也明看見店房的院中尚在動着手，自己就是拼着死的不走，這種聚眾劫掠犯人，柳鵬飛更先行逃走的。自己交了案，這場官司沒法打，也沒法分辯，他不敢再掙扎了，趁勢的一提氣，身軀一

挺，雙臂一揚，上面的侯天化已把他腕子抓住。許連城在下面更把雲天柱的雙腿往上一托，已被侯天化拉上牆頭，下去就容易了，侯天化把他往肩頭一扛，一飄身，落在店外，口中招呼着：「老許，走我們的，够時候他們自會脫身。」許連城此時也翻上牆頭跳下來，這可仗着牆頭不高，看是深宅大院的牆，許連城可不做了，道路是本已看好，如飛的撲奔鎮甸外，他們可是仍然往鎮甸的東邊附近莊稼地內暫時隱身。

此時那許世英在店房中對付住大班頭張得祿，鐵麒麟張凱是監視住上房門口，爲是容得帶着雲天柱脫身，那個許世英他一對判官筆，跟張得祿纏戰，就爲是把他絆住了，這時張凱知道人已經走了，往前一聳身，竄了過來，向許世英喝了聲：「退。」這個大班頭張得祿，他是安心拚死，自己這份差事算完了，所以許世英往外一縱身，張凱往前一撲，他現在不管任何人，只有下毒手，口中喊着：「好匪徒們，張老爺和你併骨了！」聳身往前一縱，這把手七子，照定了張凱胸前襲來，許世英此時可早已縱出去。

張凱容得他手七子遞過來，一晃身，手七子已經扎空，右腕往起一翻，照着他脈門上便切，口中還喊着：「打，」這個大班頭張得祿刀遞空了，自己趕緊右臂往下一沉，躲張凱這一掌，可是張凱的身形像風車一般，左脚尖順着地面一滑，唰的一轉，口中喊着：「撒手，」張得祿正在把手七子沉下去，往回一帶，一反腕子，再向張凱的肩頭上扎時，人已經轉出

去，「撒手！」二字出口，張得祿再撒手七子，那還來得及，這一下，正被張凱掌緣切在他腕骨上，噹啷手七子落地，張得祿噓了一聲，他顧不得腕子的疼痛，這次全身的力量用足了，整個的身軀猛力向左一晃，雙臂掄起，他是硬往張凱的身上撞來，張凱口中喊聲：「好傢伙。」

張得祿的身形撲到，張凱往右一晃肩頭，上半身撒出去可是下半身並沒動，這一鐵掃帚，左腿一橫，只用了七成力，往張得祿的雙腿上一撞，張得祿的式子過猛，這一下子，身軀整個向前摔出去，他的身軀往前一栽，鐵麒麟張凱右脚一撒招，向後一甩，腳尖子已經找住他右脚只撒出半步去，身軀已長起，這個老朋友手底下倒是真個厲害，他口中更喊了聲：「別拚命。」撲的一把，竟把張得祿背後的衣服抓住，猛往後一帶，口中說聲：「相好的摔破了臉，怎麼去領賞，坐這兒涼快吧。」往回一震腕子，把張得祿倒甩在地上，這一來倒是真把張得祿饒了，他若是俯身摔下去摔不死，頭臉全得受重傷，此時上房門邊被摔的兩個車把式，掙扎爬起，往外跑，張凱一聳身往他們面前一落，口中嗚叱聲：「要命的老實呆着，」雙手一揚，這兩個車把式，吓得倒坐地上，張凱哈哈一笑道：「就是這點本領！」隨着往起一聳身，一個旱地拔葱，已經翻上正房的屋頂，在簷頭上一回身，向下招呼道：「大班頭，得罪了借你的嘴帶個話，劉德茂，杜興這兩個匪徒，叫他等着張老大的，早晚還要收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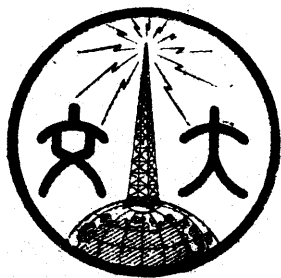
他，不服氣，咱們前途相見。」一摔身，越過後坡，翻出店外，這個鳳城府大班頭張得祿，真是丟人現眼，他們這次事弄得真叫一敗塗地，自己還無法聲張，拿勢力找地面，好歹也是鳳城府的大班頭，不過多找一份難堪，叫人家幾句話就給堵住了，黑心劉德茂水上飄杜興回到店中，這可好，誰也不用瞞怨誰，全夠難看的了。

劉德茂問明了大班頭張得祿出事經過之後，他這次真比虎頭灣受辱還厲害，那時不過是一個水面綠林，栽跟頭現事，離開那個地方就完，現在這場事，乾吃啞吧虧，苦在心裏，並且回盛京真有些無法交代了，黑心劉德茂却悄悄的把杜興叫到一旁，兩人互相計議了一下，他們知道現在是十分不利，彼此全互相告誡着，對於鳳城府所來的官人，一句話不許抱怨了，把事情完全承攬到自己身上，中途別擠出別的事來，倘若對於大班頭張得祿等一個應付不好，他們就許弄個畏罪潛逃，弟兄二人的兩條命，恐怕也要毀在他們手中，黑心劉德茂竭力的囑咐杜興好好的攏絡鳳城府這五個人，只要到了盛京，自有辦法，劉德茂可也沒說出怎麼辦法來，所以他們對於張得祿等全是好言安慰，店中雖則出了這些事，店家是提心吊胆，這伙官人倒好，決沒發作，也沒在店中出別的花頭，向他們詭詐，連掌櫃的帶伙計像敬天神一樣，伺候他們一整夜，算是第二天一早，他們上路，店家才把心放下。

現在黑心劉德茂一路上談笑自若，他好像沒有這回事一樣，也不再追緝逃犯，只有催着

緊趕路，現在容易防衛了，這麼多人，看守着一個姑娘，一直的過了太子河，奔黑紫山，十里河，安然到達盛京，張得祿和手下捕快們是愁眉不展；他們是一直的奔都統府，到了都統府之後，劉德茂杜興，他們是本衙門的人，一切事完全得由他們二人去安排交代，大班頭張得祿跟四個捕快，在前面差官房，提心吊胆的等着，他們到盛京的時候是很早，也不過中午過後。

要知道黑心劉德茂怎樣交代劫囚的事，請注意下集。



長篇技擊小說

鳳城怪客

第一集

一九五〇年八月出版

全書一冊 基本定價

著者 鄭証 因

出版者 匯文書店

發行者 匯文書店

上海山東中路二〇二弄三號

各埠各大書局均有出售